觀堂別集

王國維著

觀堂別集目錄

門人　趙萬里　校輯

卷一

卷三

目錄

卷四

目終

觀堂別集 卷一

海甯 王國維

以五介彰施於五色說 甲子

尚書皐陶謨以五采彰施于五色魏三字石經采作介洪範五行傳鄭注引經文作采尚書正義引鄭注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是鄭本古文尚書作五采僞孔本同此采作介其義未聞案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世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為五采是今文尚書或本作五介故大傳說以青黃黑白赤相間為說五者相界以發其色故曰以五介章施于五色攷工記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

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是續次以相對為義繡次以相承為義與大傳不同此又一說也鄭以未用已用分釋采色然未能得章施之說不如石經作五介得之

書作冊詩尹氏說

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又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作冊二字偽孔傳以王為策書釋之顧命命作冊度傳以命史為冊書法度釋之孫氏詒讓周禮正義云尹逸蓋為內史以其所掌職事言之則曰作冊始以作冊為內史之異名其說是也案畢命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東郊作畢命史記周本紀作命作冊畢公蓋不知作冊為官名畢為人名而以畢公當之也漢書律歷志引逸書畢命王命作冊豐刑則作冊畢壁中古文作作冊豐癸亥父己鼎王賞作冊豐貝蓋即其

人矣古金文亦多云作册睘卣王姜命作册睘安夷伯吳尊蓋宰朏右作册吳入門皆以作册二字冠于人名上與書同例是作册爲官名之證也作册亦稱作册內史師艅敦王呼作册內史册命師艅冗盉王在周命作册內史錫冗卣百陵亦稱作命內史剌鼎王呼作命內史册命剌是也亦單稱內史師奎父鼎王呼內史駒册命師奎父虎敦王呼內史吳（即吳尊蓋之作册吳）册命虎牧敦王呼內史吳册命牧揚敦王呼內史史失册命揚豆閉敦王呼內史册命豆閉趩尊王呼內史册命趩是也內史之長曰內史尹或曰作册尹師兌敦王呼內史尹册命師兌師晨鼎王呼作册尹册命師晨冗敦王受作册尹者（者字之假借）俾册命冗是也亦單稱尹氏詩大雅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頌鼎尹氏受王命書克鼎王呼尹氏册命克師嫠敦王呼尹氏册命師嫠是也或稱命尹（古命令一字楚之令尹名昉于此）伊敦王呼命尹玑册命伊是也作册尹氏皆周禮

内史之職而尹氏為其長百官之長皆曰尹（書有庶尹百尹）而内史尹作册尹獨單稱尹氏者以其位尊而地要也尹氏之職掌書王命及制祿命官與太師同秉國政故小雅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又曰尹氏太師惟周之氐秉國之鈞詩人不敢斥王故呼二執政者而告之師尹乃二官名與洪範之師尹惟日魯語百官之政事師尹同非謂尹其氏師其官也書大誥曰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民當為氏字之誤也尹氏在邦君殷侯之次蓋謂侯國之正卿殷周之閒已有此語說詩者乃以詩之尹為太師之氏以成周以後之尹氏當之不亦遠乎

詩齊風豈弟釋義

詩齊風豈弟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闓古文尚書以弟為圛圛明也案書洪範曰驛史記宋微子世家用今文作曰

涕古文作曰圛此鄭君所本也此豈弟疑三家詩有作闓圛者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闓澤回首面内實用其語故鄭引今文尚書曰涕古文作曰圛以說之證弟之得為圛也不然司馬長卿生鄭君前何由用鄭君之說哉

書毛詩故訓傳後

後漢書儒林傳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隋書經籍志亦云毛詩二十卷河間太守毛萇傳惟鄭氏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亦云毛詩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則以故訓傳為毛亨作余謂二說皆是也蓋故訓者大毛公所作而傳則小毛公所增益也漢初詩家故與傳皆別行漢書藝文志詩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

傳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故與傳
皆各自為書毛詩獨合故訓傳為一書然故訓與傳固不必為
一人所作例以齊魯韓三家之學固可知也然則何以知傳為
小毛公作也曰毛詩故訓多本爾雅而傳之專言典制義理者
則多用周官周官一書得於河間不獨漢初齊魯諸儒皆未之
見即周秦人著書亦未有徵引一二者大毛公魯人又親受詩
於荀子是生於周秦之間何緣得見周官而引之今案毛傳之
用周官者如召南行露傳曰昏禮純帛不過五兩摽有梅傳曰
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
人民也前傳直用地官媒氏職文後傳則用媒氏職義也鄘風
定之方中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
北大雅篤公劉傳曰考于日景參之高岡則用考工記匠氏義
也鄘風干旄傳曰鳥隼曰旟又曰析羽為旌小雅出車傳曰龜

蛇曰旐又曰鳥隼曰旟六月傳曰日月為常大雅桑柔傳曰鳥
隼曰旟龜蛇曰旐韓奕傳曰交龍為旂則春官司常職文也王
風大車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服毳冕
以決訟唐風無衣傳曰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又曰天子之
卿六命車旂衣服以六為節則春官典命及司服職文也秦風
車鄰傳曰寺人內小臣也內小臣者天官之屬也駟驖傳曰冬
獻狼夏獻麋秋冬獻鹿豕羣獸則天官獸人職文也終南傳曰
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小雅采菽傳曰白與黑謂之黼
則考工記畫繢之事也無衣傳曰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亦
考工記義也豳風七月傳曰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則夏官大司
馬職文也小雅常棣傳曰王與親戚燕則尚毛亦秋官司儀職
義也天保傳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蒸則春官大宗伯
職義也正月傳曰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

則地官司救秋官司圜義也大雅緜傳曰鼛大鼓長一丈二尺則考工記韗人義也生民傳曰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則春官肆師職文也行葦傳曰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則夏官司弓矢考工記弓人職文也雲漢傳曰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則地官大司徒職文也魯頌駉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田馬有戎馬有駑馬則夏官校人及馬質職文也凡出周官者二十七條蓋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得見周官因取以傳詩附諸故訓之後雖詩序之中亦有為小毛公增益者如周南關雎序說詩有六義語本春官太師衛風有狐序云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語本地官大司徒王風大車序云男女之訟亦本地官媒氏齊風東方未明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本夏官挈壺氏南山序鳥獸之行本夏官大司馬蓋均非大毛公本文先漢人書惟

劉向所次樂記有竇公一篇乃春官大司樂職文大戴記朝事義取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小戴記內則取天官食醫庖人內饔三職文玉藻取春官占人職文燕義取夏官諸子職文此外惟賈誼新書禮篇云拜生民之數及穀數與春官天府秋官司民說同其餘無引周官一事者雖左傳國語等古文之早出者亦無一與周官相發明惟毛詩傳言典制合於周官者其多如此固足證其出於河間而與周秦間之魯人大毛公無與焉爾

釋宥

春秋左氏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王氏引之云當作三匹是也）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宥晉語載僖二十五年事則云王饗禮命公胙侑韋注胙賜祭肉侑侑幣謂既食以

束帛侑公杜注左傳從之謂既饗以幣帛侑助王文簡經義述聞始據爾雅酬酢侑報也之訓謂王使虢公晉侯與王相酬酢又讀晉語胙侑之胙為酢近孫仲頌比部亦從其說而以小雅彤弓詩證之余案王孫二說是也鄂侯馭方鼎王南征伐角舒唯還自征在矿鄂侯馭方內□于王乃灑之馭方㕚王王休宴乃射馭方卿王射馭方休闌王宴同禽王親錫馭方□五穀馬三匹矢五□云云㕚即宥侑二字（大鼎大以厥友宎王鄉醴字又作宎）說文友之古文作𦣻此其本字矣鼎云乃灑之者灑字雖不可識然毛公鼎有䰞圭與秬鬯相將盉即鬯圭矣然則鼎所云王乃灑之者謂王祼馭方也馭方㕚王者謂馭方酢王也周禮大行人侯伯之禮王禮壹祼而酢即此事也故侑之義與酢同毛詩彤弓傳曰右勸也楚茨傳曰侑勸也右侑同字鄭氏公食大夫禮注曰侑猶勸也釋詁訓侑為報者探其本末而言之毛傳訓侑為勸則單就

其事言之也此不云酢而云侑者以諸侯之於天子不敢居主賓獻酢之名故雖酢天子而其辭若曰侑之云爾且侑者有配偶之義侑之為言友也鄂侯鼎字正作友有司徹之賓尸也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吉禮尸之有侑猶嘉禮賓之有介也有司徹一篇紀侑事者無侑尸飲食之事是侑之名義取諸副尸而不取諸勸尸審矣古者諸侯燕射之禮皆宰夫為獻主故其臣不嫌有賓名若天子饗諸侯則不設獻主受獻者嫌與天子亢禮也若曰天子自飲酒而諸侯副之如侑之於尸云爾鄂侯鼎始云馭方晋王又云馭方鄉王射葢祼則副王而射則與王為耦事亦相因也其在詩曰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之者正春秋傳所謂命之宥也不然酢之事乃諸侯侑王天子之享諸侯顧曰一朝右之可乎孫君之說詩王君之說左傳其理皆長於舊注而證據未詳其義亦未備故為補之云爾

陸法言切韻斷片跋

日本大谷伯爵(光瑞)所印行之西域考古圖譜中有唐寫韻書二紙共存十八行逐錄如左

𡑭枝亠手

酏(酒)匜(杯匜似杓又羊氏切)椸(衣架)移

糜(或作麻)縻(牛轡)靡(靡□□)

□□炊(爨)

(王名)騎(馬)鵸(□苛)

吹(□□□者見食兒)桸

〇羲(車上環轡所貫)皮(符羈反)疲

攡(鼠捫街行)(山梨)鸝(鸝黃)

(门黃)郫(二城名在北海)羈(羈)

右九行字皆在廣韻五支存全字十九半字二

脂二比又必履婢四扶必反琵琵琶

裳諮姿儀姿齍在

口趄羼却車郈階茨疾脂反口

遲又直利反蚳蟻卵岻山名

帝支反伊於脂反○伊

處楑柊木

𨗨旌壝埒維琟石玉

安息遺反雖荾胡荾浽微雨

瑂石似玉矀

右九行字在廣韻六脂存全字二十一半字一

余以為此殆長孫訥言箋注之陸法言切韻也孫愐唐韻無字無注蔣氏所藏殘本二卷足以證之此斷片中支韻之巵枝二字脂韻之諮維雖三字皆無注又支韻之皮脂韻之比茨遲伊

四字但注反切反切者陸韻所本有非長孫氏所加也淨土三部經音義引陸法言反切十一條又陸序支脂魚虞先仙尤侯八字下皆加反切是陸韻舊有反切之證也是斷片四十字中無注者多至十字則全書可推而知此當是長孫氏注本長孫所注廣韻敘錄雖謂之箋注而其自序但謂之箋又廣韻敘錄云前貴州多田縣丞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是因郭箋以前已有長孫氏箋故云更也箋之為言表識也意以緒正為注不必字字有注此斷片有不注之字而孫愐以下書無字不注故知當為長孫箋本也又此斷片中有反切者凡七字以唐人諸韻及廣韻反切比較之如左表

斷片	大徐說文所用孫愐唐韻	小徐篆韻譜所用某切韻	大徐篆韻譜所用李舟韻	廣韻
㐌 又羊氏反即匜字	移爾切	移爾反	移爾反	支韻弋支切又羊氏切紙韻移爾切
皮 符羈反	符羈切	符羈反	符羈反	符羈切

比	茨	遲	伊	綏
又必履婢四毗二切扶必反	疾脂反	又直利反	於脂反	息遺反
	茨疾茲切薋同薺疾脂切	直尼切	於脂切	息遺切
卑履反	茨疾咨反薺同	直尼反	於脂反	息遺反
卑履反	茨疾咨反薺同	直尼反	於脂反	息遺反
脂韻房脂切又七鼻邲三音旨韻卑履切至韻毗至切又房脂必履扶必三切質韻毗必切又毗紕鼻三音	茨疾資切薋薺同	脂韻直尼切至韻直利切	於脂切	息遺切

由此表觀之則唐人諸家韻書反切與此斷片大略相同其於此四十字所隸部目無出入也惟斷片伊字上有市支反三字未知為何字之音以行款求之此三字上當無他注則非此字

之第二音脂韻中字以支字切之殊失界限或係轉寫之譌又茨字此云疾脂反二徐篆韻譜疾咨反廣韻疾資切用字雖異而聲類則同惟大徐說文引孫愐茨與資皆疾茲切乃在七之韻中與此大異然說文訓蒺藜之字作薺引詩牆有薺說之此字孫愐音疾咨切惟訓草多貌之薋與訓以茅葦蓋屋之茨皆疾茲切是孫愐於訓蒺藜之茨其音固與諸本不異且孫愐於次聲資聲之字皆在脂韻不應茨薋二字獨異是茲字恐亦譌字也故此斷片自其反切觀之無以別於唐人諸韻惟有無注之字必唐人韻書注本之最古者視為長孫訥言所箋之陸氏切韻當無大誤也

唐韻別本考

唐人所撰切韻可考者尚十餘種已詳唐韻別考即孫愐一家之書亦多別本如魏鶴山所藏唐韻自東至乏皆注清濁而蔣

氏殘本無之又魏本上下平不分當為四卷而唐宋二志所著錄及蔣氏殘本皆五卷也又和名類聚鈔所引唐韻及孫愐切韻與淨土三部經音義所引孫愐說以唐韻殘本所有者校之頗有不合即大徐說文所用孫愐反切亦與唐韻殘本有異同且說文反切皆稱切而魏蔣二本皆稱反蓋由唐韻一書傳鈔至廣寫者往往以意自為增損即部目之間亦恐不免如夏英公四聲韻所據之唐切韻與唐韻相去尤近即視為唐韻別本為後人增加者亦無不可也古文四聲韻不獨與唐韻近其反切又與廣韻近廣韻部首所用反切與大徐說文所用孫愐反切及二徐家韻譜反切尚有異同而與古文四聲韻部首反切一字不異疑脩廣韻時所用唐韻即四聲韻所本之唐切韻也又廣韻反切稱切四聲韻亦稱切亦其一證

魏鶴山唐韻後序書後

鶴山魏氏唐韻後序自王伯厚困學紀聞後顧亭林音論戴東原聲韻考錢曉徵十駕齋養新錄段若膺經韻樓集皆引其語然鶴山全集世惟有宋本及明代兩刻皆不經見諸家所引惟

見養新錄者出困學紀聞外餘皆紀聞中語也丁巳秋余方治唐韻聞歸安劉翰怡京卿新得宋本鶴山全集亟遣書乞錄此序京卿即日寫寄余讀之則唐韻宋韻異同若列眉目今亟錄之序曰韻略之得名蓋以音韻各有畛略也韻字从音从員略字从田从各皆一形一聲茲其大端矣是書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敘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則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為韻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從真字而來學者由之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此書別出移臡二字為一部注云陸與齊同今別然則今韻从陸本疑此本為是今韻降覃談於侵後升蒸登於青後以古語

三字叶今男字叶音徵字叶楨从字叶兵疑今書為是今書又升藥鐸於麥陌昔之前置職德於錫緝之間方語白為薄宅為度舄為鵲石為勺錫緝與職德聲為最近葢創者多闊踈而因仍者易精審此皆為學者之所當知而舉世不之問也余得此書於巴州使君王清父相傳以為吳彩鸞所書雖無明據然結字茂美編次用葉子樣此為唐人所書無疑其音韻雖與易書詩左氏傳及二漢以前不盡合然世俗承用既久姑就其間而詳其是否焉若夫孫愐叔文較定今本亦有增加書字處要皆以此本為正云云據此序知魏氏得唐韻後但以行世之禮部韻略校其異同未檢廣韻集韻故不知唐韻為孫愐書而有孫愐叔文校定今本增加書字之說（晁氏郡齋讀書志廣韻五卷隋陸法言撰唐孫愐增字魏氏葢以禮部韻略出於廣韻而又誤信晁氏說故云孫愐校定今本增加書字）又可知魏氏藏本前奪孫愐序也其平聲不分上下則卷數當為四卷而非五卷又部敘下皆注清濁皆與蔣氏所藏殘

本異其齊後有移韻與古文四聲韻同覃談蒸登藥鐸職德之次與干祿字書小徐篆韻譜古文四聲韻及蔣氏殘本皆同魏氏所舉異同已得大略但不知上去二聲末四韻之次第果何如耳

唐人韻書覃談在陽唐前說

唐時諸韻除李舟外覃談二部皆在陽唐前此疑魏晉六朝舊弟也古音覃談諸韻與侵東近亦與陽唐近詩大雅桑柔瞻與相臧腸狂韻商頌殷武監嚴濫與遑韻楚辭天問嚴與亡饗長韻急就篇談與陽桑讓莊韻易林屯之離蠱之大壯均以男與陽韻蒙之萃以饞與香嘗韻是覃談陽唐聲類本相近後鹽添咸銜嚴凡六部先分出而變為閉口韻而覃談尚未盡變故厠於陽唐前而與鹽添六部異處此當是聲類韻集以來已自如此而唐人仍之至李舟乃改正之耳

周開國年表

文王元祀

書酒誥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案元祀之義尚書古今文說皆不傳僞孔傳云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江氏聲尚書集注孫氏星衍尚書古今文注疏均襲其說余由經文決之知其說不然降命之命即謂天命自人言之謂之受命自天言之謂之降命惟天降命者猶康誥曰天乃大命文王毛公鼎云惟天庸集乃命矣下云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亦罔非酒惟行越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又曰羣庶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降威降喪正降命之反也又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

于今克受殷之命其義一也天之降命如何肇我民惟元祀是也元祀者受命稱王配天改元之謂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又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又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是為成王初平天下後之元祀而酒誥之肇我民惟元祀是為文王受命之元祀武王即位克商未嘗改元洪範稱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十有三祀者文王受命之十三祀武王克殷後之二年也自克商後計之則為第二年故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稱年不稱祀者克殷之時未嘗改元故也成王即位周公攝政之初亦未嘗改元洛誥曰惟七年是歲為文王受命之十八祀武王克商後之七年成王嗣位於茲五歲始祀于新邑稱秩元祀經乃云惟七年而不云惟十有八祀惟元祀者蓋欲書文王十有八祀則是歲已改元祀欲書元祀則

經已兩見不煩複舉故改書惟七年七年者武王克商後之七年舉其近者言之且以見成王之元祀即克商後之七年書法亦至密矣周初稱祀稱年之例與其年數皆著於經而尚書大傳史記所繫事亦往往與經合乃一亂于劉歆之三統歷再亂于鄭玄之尚書注三亂于僞古文尚書遂使有周開國歲月終古茫昧豈不痛哉今先揭其旨要於首其證則俟諸後焉

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

二祀

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于

史記周本紀明年伐犬戎

三祀

尚書大傳三年伐密須（周本紀同）

四祀

尚書大傳四年伐畎夷（周本紀作明年敗耆國）

五祀

尚書大傳五年伐耆（周本紀作明年伐邘）

六祀

尚書大傳六年伐崇（周本紀同）

七祀

尚書大傳七年而崩（周本紀同）

案孟子公孫丑言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此百年謂文王生卒之年無逸言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謂文王在位之年大傳史記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則謂其稱王後之年也

八祀（武王即位元年）

九祀（武王二年）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大傳作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

十祀（武王三年）

十一祀（武王四年）

書多方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尚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

史記周本紀十一年十二月師畢渡盟津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又齊太公世家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又魯周公世家武王十一年伐紂至牧野

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唯一月壬辰旁死霸（逸周書世俘解作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若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

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案史記繫月與武成及書序不同師渡盟津書序繫之一月武成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則戊午為一月之二十八日唯史記繫之十二月殊不可解疑十二兩字乃一字之誤若史公意果為十一年十二月則下二月甲子上當書十二年或明年以清眉目又二月又當改作一月以十二月有戊午則甲子不得在二月故也十二兩字明出後世傳寫之誤

十二祀 武王五年既克商一年

十三祀 武王六年既克商二年

書洪範唯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中略）武王既喪（下略）

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

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

又封禪書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案史記所記武王伐紂及崩年根據最古金縢于武王之疾書年於其喪也不書年明武王之崩即在是年史記云武王有瘳後而崩可謂隱括經文而得其要旨矣其伐殷之年本於書序文王崩之年本于尚書大傳皆有師說可據然此事當先秦時已有異說呂氏春秋首時篇武王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則以克殷為在武王十二年逸周書作雒解以武王崩在克殷之年管子七主七臣篇以為在克殷七年劉歆三統歷則以文王崩在受命九年後四年克殷後七年武王崩與經文及史記皆

大不合後世說經者皆從劉歆說原歆之所以為此說者
則由過信後世傳記而不求之於古也歆之言曰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
之歲八十六矣後七歲而崩故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九
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觀此數語則知三統歷所繫
年全從文王世子立說蓋從金縢及史記之說則文武之
崩相距纔六年若文王崩年九十七武王崩年九十三則
文王崩時武王年已九十必文王七歲生武王而後可故
於文王在位之年加二武王在位之年加五以求合于文
王世子於是文王崩年與克殷之年均後二歲武王崩年
乃後七歲與經及尚書家師說均不合矣然文王十五生
武王武王八十一生成王與文王世子所云武王崩年俱
為周秦以後不根之說文王之年據書無逸及孟子自當

至九十餘至武王之年則明見於史記史記載武王克殷至于周自夜不寐告周公曰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周書度邑解具有其文徐廣以為亦見隨巢子隨巢子墨子弟子亦戰國初年書也此篇淵懿古奧類宗周以前之書與文王世子等秦漢間之書文體大異自為實錄據此則克殷之前六十年武王尚未生又二年而崩年當近六十路史引真本竹書紀年謂武王崩年五十四事較近之以此差之則文王生武王武王生成王均當在四十歲左右與事理相合後儒人人讀史記無據此以駁正文王世子者殊不可解歆之根據既破則其所克殷及文武崩年皆不足信固不待論也

十四祀既克商三年成王元年

十五祀既克商四年成王二年

十六祀既克商五年成王三年

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

十七祀既克商六年成王四年

書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尚書大傳二年克殷

十八祀既克商七年成王五年

詩豳風我徂東山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孟子伐奄三年討其君

尚書大傳三年踐奄

十九祀既克商八年成王六年

尚書大傳四年建侯衛

成王元祀既克商九年

書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中略乙卯周公朝

至于洛中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

殷庶庶殷丕作

洛誥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又今王即命曰記宗功以功作元祀

又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又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

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

年

尚書大傳五年營成周

案是年為成王元祀見於洛誥而據洛誥則營成周事亦

在是年洛誥年月伏生劉歆鄭玄說各不同今據經文則

全篇記成王周公問答之語自在成王至新邑之後案周

公至洛在三月乙卯十二日成王至洛召誥與洛誥均不書然周公告成王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乙卯不月則成王至洛當在五月乙卯以前周公曰伻來以圖及獻卜成王曰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伻者俾也伻來謂俾成王來共定宅故又曰我二人共貞貞謂貞卜也

古諸侯稱王說

世疑文王受命稱王不知古諸侯於境內稱王與稱君稱公無異詩與周語楚辭稱契為玄王其六世孫亦稱王亥山海經作王亥郭璞注引古本竹書紀年作殷王子亥今殷虛卜辭中屢見王亥是山海經稱名不誤呂氏春秋王仌作服牛仌乃古文亥字之誤此猶可曰後世追王也湯伐桀誓師時已稱王史記又云湯自立為武王此亦可云史家追紀也然觀古彝器銘識則諸侯稱王者頗不止一二覩徐楚之器無論已夨王鼎云夨王作寶尊散氏盤云乃為圖夨王於豆新宮東

廷而夨伯彝則稱夨伯是夨以伯而稱王者也彔伯戎敦蓋云王若曰彔伯戎□自乃祖考有勞於周邦又云戎拜手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皇考釐王寶尊敦此釐王者彔伯之父彔伯祖考有勞於周邦則其父釐王非周之僖王可知是亦以伯而稱王者也乖伯敦云王命仲到歸乖伯裘王若曰乖伯朕丕顯祖玟珷膺受大命乃祖克□先生翼自他邦有□於大命我亦弗望（假為忘字）享邦錫女□裘乖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望小□邦歸夆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武乖幾王尊敦乖伯之祖自文武時已為周屬則亦非周之支庶其父武乖幾王亦以伯而稱王者也而彔伯乖伯二器皆紀天子錫命以為宗器則非不臣之國蓋古時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即徐楚吳楚之稱王者亦沿周初舊習不得盡以僭竊目之苟知此則無怪乎文王受命稱王而仍服事殷矣

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

殷虛卜辭中所見古地名多至二百餘其字大抵不可識其可識者亦罕見於古籍其見於古籍者如齊如餗如霍如召如噩如剛如向如畫如濜皆距殷頗遠未敢定為一地其略可定者一曰龔古龔共二字通用左氏傳大叔出奔共杜注今汲郡共縣是也（今河南衛輝府輝縣）二曰盂史記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徐廣曰鄂一作邘音于野王縣有邘城左傳邘晉應韓杜注亦云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盂疑即邘也三曰雝左傳郜雍曹滕杜注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續漢志河內郡山陽縣下有雍城（今懷慶府修武縣西）此三地皆在河北其在河南者曰亳（見上）曰曹（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曰杞續漢志陳留郡雍邱本杞國（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是也曰𢦏此字卜辭作𢦏从巛从戈與虎敦之𢦏及石鼓文之𢦏略同古文以為載字殆即春秋隱九年伐載之載（此字左傳作戴公穀皆作載）漢書地理志梁國甾

縣故載國今傳世漢封泥有載國大行是漢初尚名載也後漢改為考城至今仍之其地與亳相鄰卜辭之𢦏蓋是地也（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

曰雇雇字古書多作扈詩小雅桑扈左傳及爾雅之九扈皆借雇為扈然則春秋莊二十三年盟扈之扈殆本作雇杜預云滎陽卷縣北有扈亭（今懷慶府原武縣）此八地者皆在河南北千里之內又周時亦有其地殆可信為殷天子行幸之地矣

周時天子行幸征伐考

殷時天子行幸田獵之地見於卜辭者多至二百雖周亦然以彝器徵之其云在成周者三盂爵云惟王初□於成周趞鼎云惟王來格於成周季娟鼎云王在成周王格於楚麓是皆周初之器記王由宗周至成周者也其云在𦨶京者五召伯虎敦云王在𦨶靜彝靜敦小臣靜彝史懋壺皆云王在𦨶京其云在他處者六睘卣云王在厈宂敦云王在鄭宂簋云王在𠙹師酉敦

云王在吳虎敦云王在杜宓習鼎云王在□宓是也其言籍農者一諆田鼎云王大籍農於諆田言獸即狩字者一宰圃卣云王獸於豆麓是也其言征伐者九禽彝云王伐無侯疑即許侯大保敦云王伐录子貞敦云貞從王伐梁從伯彝云從伯從王伐叛荆無㠱敦云王征南夷唯叔鼎云唯叔從王南征噩侯鼎云王南征伐角□惟還自征在坯噩侯馭方納□於王宗周鐘云南國服子敢陷虐我疆土王辜伐其至戮伐乃都服子乃遣閒來逆邵王南夷東夷具見廿有六邦兮田盤云王初格伐玁允於䍐盧是也以上皆天子親自行幸征伐之事見於彝器者其事凡二十有五而為地凡十有九則其餘未見紀錄者亦可知矣

月氏未西從大夏時故地考乙丑

周末月氏故居蓋在中國之北逸周王會解伊尹獻令列禺氏於正北穆天子傳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禺知亦即禺氏其

地在鴈門之西北黃河之東與獻令合此二書疑皆戰國時作
則戰國時之月氏當在中國正北史記大宛列傳始云月氏居
敦煌祁連間則已是秦漢間事又云月氏為匈奴所敗乃遠去
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
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考月氏為匈奴所敗當漢文帝四年而
其西居大夏則在武帝之初然則月氏既敗于匈奴以後徙居
大夏以前果居於何處乎近日東西學者均以為在伊犁方面
其所據者大宛列傳中單于言月氏在吾北一語也然單于之
言未必審方位即以伊犁當之亦在匈奴之西不得云北也案
管子國蓄篇云玉起於禺氏地數篇云玉起於牛氏邊山揆度
篇云北用禺氏之玉又云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
八百里又輕重甲篇云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
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又云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

掖而辟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瞀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輕重乙篇云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山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皆以禺氏為產玉之地余疑管子輕重諸篇皆漢文景間所作其時月氏已去敦煌祁連間而西居且末于闐間故云玉起于禺氏也蓋月氏西徙實由漢書西域傳之南道其餘小衆留保南山一證也其踰葱嶺也不臣大宛康居而臣大夏二證也（西域傳南道西踰葱嶺則東為月氏安息）其遷徙之迹與大夏同（大唐西域記于闐尼壤城東行四百餘里有覩貨邏故國）三證也則月氏東去敦煌祁連間之後西居大夏之前其居必在且末于闐間從可知也以前從無留意於管子之紀事者故略綴數語以記之乙丑冬日

西域雜考 己未

闐池　漢書甘延壽陳湯傳延壽湯討郅支引軍分行別為六

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案延壽湯所取之路即玄奘西域記所取之道亦即唐書地理志所載自安西入西域第一道唐志言自撥換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闐國之胡蘆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肅州）西北三十里至粟樓烽又四十里度拔達嶺又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渡乏驛嶺五十里渡雪海又五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熱海西域記至跋祿迦國（舊謂姑墨）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即唐志之雪海）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云云二書所記里數不盡符合然皆經熱海延壽湯亦取此道則所經之闐池必熱海也傳云涉康居界至闐池西則烏孫康居殆於熱海之北分界熱海者今之特穆爾圖泊

都賴水　陳湯傳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案長春眞人西遊記有荅剌速沒輦原注沒輦河也此都賴水卽荅剌速沒輦西域記之呾邏私城（慈恩傳作怛邏斯城）唐志之怛羅斯城西游錄之塔剌思城西使記之塔剌寺蓋本以此水得名然則郅支城卽後世之怛羅斯城矣

蕃内　西域傳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自越匿至蕃内九千一百四里失之太遠案烏孫傳烏孫赤谷城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而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則蕃内去長安當得萬三千九百里而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則自卑闐城至蕃内當得千六百里又赤谷城去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則蕃内去都護治所當得六千七百二十一里而卑闐城去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

則自卑闐城至蕃內當得一千一百七十一里此二種計里法雖不相符合然決無九千一百四里之理疑九千一百四里當為一千一百四里之訛也

樂越匿地　樂越匿地又稱越匿地是即康居小王窳匿國王之地也傳云康居有小王五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六十六里而卑闐城去都護五千五百五十里蓋在窳匿城之西地在窳匿王界內故云越匿地窳越一聲之轉

務塗谷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此即唐初之可汗浮圖城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過既為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貞觀三年)舊唐書西域傳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貞觀十四年)通典謂庭州即後漢車師後王之地蓋可汗浮圖城即後王所治務塗谷西突厥蓋曹建牙於此故加可汗

二字浮圖即務塗之轉也唐建庭州及北庭都護府即因其地於是可汗浮圖城之名遂不復見然舊書回紇傳謂葛祿乘勝取回紇之浮圖川蓋即今古城與濟木薩中間之小水此水蓋以浮圖城得名可知可汗浮圖城之本為浮圖城亦即漢時之務塗谷也西域名城自漢以來無甚變更此亦其一也

邸閣考

古代儲峙軍糧之所謂之邸閣其名始見於漢魏之間元李治敬齋古今黈曾於三國志及裴松之注中舉十一事余復從晉書中得五事魏書中得八事水經注得十事唐書中得一事古印中得三事茲並舉之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紀曰帝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廄馬百餘匹宣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吾邸閣儲峙少乃悉載置其營一也張既傳酒泉蘇衡反既擊破之遂上書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燧邸閣以備胡

二也王基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
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三也又毋丘儉文欽作
亂王基與司馬景王會於許昌請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
足軍人四十日糧四也蜀志後主紀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於
斜谷治斜谷邸閣五也又魏延傳注引魏略云橫門邸閣（在長安）與
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六也鄧芝傳芝為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
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七也吳志孫策傳引江表傳策渡江攻
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八也又孫權傳赤烏四年遣
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九也又赤烏八年遣
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
西城通會市作邸閣十也周魴傳魴譎曹休曰東主遣從弟奐
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資運糧以為軍儲十一也以上皆李氏
所舉然邸閣之名自魏晉至後魏皆用之其見晉書者如文帝

紀蜀將姜維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為後日之資耳此為十二事又李含傳光祿差含為壽城邸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為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為此職此為十三事又苟晞傳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此為十四事周玘傳錢璯至廣陵殺度支校尉焚燒邸閣為十五事劉淵載記離石大饑遷於黎亭以就邸閣穀則為十六事此外見於水經注者尚十事一河水注新臺東有小城崎嶇頽側臺址枕河俗謂邸閣城疑古關津都尉治也二濟水注濟水又經什城北城際水湄故邸閣也祝阿人孫什將家居之以避時難因謂之什城焉三清水注清河又東北逕邸閣城東城臨側清河晉修縣治四衡漳水注衡漳又北逕巨橋邸閣西今臨側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狀若丘墟蓋遺囷故窖處也五洧水注洧水又東入汶倉城內俗以此水為

汶水故有汶倉之名非也蓋洧水之邸閣也六泗水注泗水又逕宿預城之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縣也晉元皇之為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為邸閣也七清水注清水又東南逕士林東士林戍名也戍有邸閣八江水注公安縣故側江有大城相承云倉儲城即邸閣也九又巴邱山有巴陵故城故吳之巴邱邸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十贛水注贛水又歷釣圻邸閣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此上十事多魏晉閒事訖於後魏尚有邸閣魏書食貨志有司請於水運之處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崖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唐書地理志湖州安吉縣北三十里有邸閣池此亦因古邸閣得名傳世古印又有渭城邸閣督新平邸閣督薛邸閣督三印并敬齋所舉共得三十八事然其中亦有複重如後魏之小平邸閣疑即古印之新平邸閣魏書序紀穆皇帝登

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則新平與小平疑即一邸閣又後魏之漳崖邸閣疑即衡漳水注之巨橋濟州邸閣疑即濟水注之什城未必真有三十八而其未見紀載之邸閣數固當倍於此也以上邸閣皆臨水為之此因便於運輸之故其主邸閣者謂之督晉人或以度支校尉主之其藏粟多者至三十餘萬石古量甚小人食日五升三十萬斛粟可供十萬人六十日食故王基言南頓大邸閣可足軍人四十日糧非虛語也此蓋自秦以來已然楚漢之戰食敖倉粟者數年雖關中轉饟頻年不絕然其初倉粟自足支數十萬人一二年之食至隋以後邸閣之名雖廢然隋時諸倉存穀尤多時衛州有黎陽倉洛州有河陽倉陝州有常平倉華州有廣通倉通相灌注又令諸州各立義倉關中大旱文帝令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之一倉

之儲其富如此故李密一據洛口倉而旬日之間聚衆數十萬李勣襲黎陽倉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得勝兵二十萬餘唐高祖入長安亦發永豐倉以振飢民承煬帝奢侈生民凋弊之後而儲蓄之多尚如此又在魏晉六朝邸閣上矣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延載元年波斯國人拂多誕(西海大秦國人)持二宗偽經來朝

案二宗摩尼教經名見佛祖統紀卷四十八拂多誕摩尼教僧侶之一級見摩尼教殘經是為摩尼經入中國之始

册府元龜(卷九百九十七)開元七年六月大食國吐火羅國南天竺國遣使朝貢其吐火羅國支汗那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闍親問臣等事意及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

敎供養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八十六開元七年吐火羅國葉護支汗那帝賒獻天文人大慕闍請加試驗

案九姓回鶻可汗碑摩尼傳敎師謂之慕闍此大慕闍疑亦摩尼師也

通典卷四十開元二十年七月勅末摩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敎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旣是鄕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

九姓回鶻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上闕師將睿息等四僧入國闡揚二祀洞徹三際況法師妙達明門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辯若懸河故能開正敎於迴鶻□□□□□□為法立大功績乃□□傒悉德於時都督刺史內外宰相中闕今悔前非願事正敎奉旨宣示此法微妙難可受持再三懇□往者無識謂鬼為佛今已誤眞不可復事特望□□□□□曰

旣有至誠任即持受應有刻畫魔形悉令焚爇祈神拜鬼並（中闕）受明教薰血異俗化為蔬飯之鄉宰殺家邦變為勸善之國故□□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聞受正法深讚虔□□□□□德領諸僧尼入國闡揚自後慕闍徒衆東西往來循環教化

案此記摩尼教入回鶻事碑記於□登里囉汨沒蜜施吉啜登蜜施合俱錄毗伽可汗（即唐書之英義建功毗伽可汗）之世回鶻助唐滅史朝義之後事殆在唐代宗廣德二年矣

僧史略（卷下） 大歷三年六月勑廻紇置寺宜賜額大雲光明之寺又大歷六年正月又勑荊越洪等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

祖佛統記（卷四十一） 大歷三年勑回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六年回紇請於荊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

册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九） 貞元十二年廻鶻又遣摩尼人至

舊唐書德宗紀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陰陽人法術祈雨

唐會要（卷四十九）貞元十五年以久旱命摩尼師求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七）元和元年是歲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飲湩酪回鶻信奉之或與議國事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庚子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

白氏文集（卷四十）與迴鶻可汗書其東都太原置寺已令人勾當事緣功德理合精嚴又有彼國師僧不必更勞人檢校其見撚拓勿施鄔達等今並放歸所令帝德將軍安慶雲供養師僧請住外宅又令骨都祿將軍充檢校功德使其安悉立請隨班次放歸本國者並依來奏想宜知悉今賜少物具如別錄內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師等並各有賜物至宜准數分付內外宰相官吏師僧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舊唐書回紇傳元和八年十二月二日宴歸國回鶻摩尼八人令至中書見宰臣先是回鶻請和親憲宗使司計之禮費約五百萬貫方內有誅討未任其費以摩尼為回鶻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

又穆宗紀長慶元年五月迴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

唐國史補卷下回鶻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飲水而茹葷不飲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轉江嶺西市商胡橐其源生於回鶻有功也

唐文粹卷六十五舒元輿重巖寺碑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火祆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

會昌一品集卷四論回鶻石誡直狀石誡直是卑微一首領豈能

有所感悟況自今夏以來兩度檢點摩尼回鶻又寵待嗢沒斯至厚恐誠直之徒必懷疑怨此去豈止於無益實慮生奸

同上(卷五)賜回鶻書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内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宜深鑒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勘退渾黨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

同上(卷五)賜回鶻可汗書摩尼教天寶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施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處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因茲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情囂薄信心既去翕集至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為朕深念異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太原信嚮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寧即却令如舊

同上[卷十八]討回鶻制其回鶻既以破滅義在翦除宜令諸道兵馬並同進討河東立功將士以下優厚給賞續次條疏處分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回鶻並勒冠帶各配諸道收管其回鶻及摩尼等莊宅錢物並委功德使與御史臺京兆府各差精強幹事官點檢收錄不得容諸色職掌人及坊市富人輒有影占如有犯者並當極法錢物納官摩尼等僧委中書門下即時條疏聞奏

唐書回鶻傳回鶻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始食飲水茹葷屏湩酪可汗常與共國者也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姦武宗詔回鶻營功德使在二京者悉冠帶之有司收摩尼經若象燒於道資產入之官

日本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日記[卷三]會昌三年四月中旬勅下令殺天下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摩尼師即

回鶻所崇重也

賛寧僧史略卷下會昌三年勅天下摩尼寺並廢入宫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皆死及在此國回紇諸摩尼等配流諸道死者大半

舊五代史梁書末帝紀貞明六年冬十月陳州妖賊母乙董乙伏誅陳州里俗之人喜習左道依浮屠氏之教自立一宗號曰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民揉雜淫穢宵聚晝散州縣因循遂致滋蔓時刺史惠王友能恃戚藩之寵動多不法故姦慝之徒望風影附母乙數輩漸及千人攻掠鄉社長吏不能詰是歲秋其衆益盛南通淮夷朝廷累發州兵討捕反為賊所敗陳潁蔡三州大被其毒羣賊乃立母乙為天子其餘豪首各有署置至是發禁軍及數郡兵合勢追擊賊潰生擒母乙等首領八十餘人械送闕下並斬於都市

佛祖統記（卷四十五）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聚衆反立母乙為天子朝廷發兵禽母乙斬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淫穢畫魔王踞坐佛為洗足方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之乘

僧史略（卷下）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黨類立母乙為天子累討未平及貞明中誅斬方盡後唐石晉時復潛興推一人為主百事稟從或畫一魔王踞坐佛為其洗足蓋影傍佛教所謂相似道也或有比邱為飢凍往往隨之效利有識者尚遠離之

册府元龜（卷九百七十六）後唐天成四年八月癸亥北京奏葬摩尼和尚摩尼者回鶻之佛師也先自本國來太原少尹李彥圖者武宗時懷化郡王李思忠之孫也思忠本回鶻王子嗢沒斯也歸國錫姓名關中大亂之後彥圖挈其族歸太祖賜宅一區宅邊置摩尼院以居之至是卒

徐鉉稽神錄清源都將楊某為本郡防遏營副將有人見一鵝

負紙錢入其第俄化為雙髻白髮老翁變怪遂作二女驚病召
巫立壇召之鬼亦立壇作法愈甚於巫巫懼而去二女遂卒後
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請為持經一宿鬼乃唾罵而去
張君房雲笈七籤序臣於時盡得降到道書并續取到蘇州舊
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經本亦千餘卷朝廷續降
到福建等州道書明使摩尼經等
佛祖統紀卷四十八嘗考夷堅志云喫菜事魔三山尤熾為首者紫衣
寛衫女人黑冠白服稱為明教會所事佛衣白引經中所謂白
佛言世尊取金剛經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為第五佛又名末
摩尼采化胡經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蘇隣國中誕
降王宮為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其經名二宗三際二
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大中祥符興道藏富
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復假稱白樂天

詩云靜覽蘇鄰傳摩尼道可驚二宗陳寂默五佛繼光明日月為資敬乾坤認所生若論齋潔志釋子好齊名以此八句表於經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屍以葬以七時作禮蓋黃巾之遺習也原注嘗檢樂天長慶集無蘇鄰之詩樂天知佛豈應為此不典之辭

方勺泊宅編卷五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堨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衆縣官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色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訹

同上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隨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為其流至今蔬食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實起於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為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

所得則務攘奪以挺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置而不問馴致禍變者有之有捨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絶其本根肅清境内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而反者有之此風日扇殆未易察治如能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而入於此道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百十六紹興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寛而事魔之俗猶未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間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跡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於廬舍積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所宜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説也臣

聞事魔者每鄉每村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録鄉村姓名相與詛盟為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皆出力以相賑恤蓋不肉食則費省費省故食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臣以為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友相助之意而甘淡泊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帥既不能以是為政乃為魔頭者竊取以瞽惑其黨使皆歸德於魔於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謂吾從魔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說為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勝禁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知以為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至於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乎昔言行為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間有能至誠用心率

衆歸附者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幾舊染之俗聞風丕變實一
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帥憲司措置毋得騷擾生事

乞禁妖教劄子臣伏覩刑部關報臣寮
上言乞修立喫菜事魔條禁務從輕典奉聖旨令刑部看詳上
尚書省臣謹案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非樂於殺人為其邪說詭道足以疑惑愚衆使之惟己之從則相率為亂之階也今之喫菜事魔傳習妖教正是之謂臣訪聞兩浙江東西此風方熾創自一人其從至於千百為羣陰結死黨犯罪則人出千錢或五百行賕死則人執柴燒變不用棺槨衣衾無復喪葬祭祀之事一切務減人道則其視君臣上下復何有哉此而不痛懲之養成其亂至於用兵討除則殺人不可勝數矣臣聞傳習事魔為首之人蓋有所利而為之誑惑愚民誅以禍福而取其財物謂之教化此最不可恕者推

究爲首之人峻法治之自當衰息若不分首從概欲以不應爲

坐之恐非所以戢姦弭亂也臣謂貧窮而爲盜賊情或可恕事

魔非迫於不得已也故爲邪僻敗壞風俗之事其措心積慮已

不順矣是故易誘爲亂也如彼誘之人尚或可以闊略彼爲首

者雖未有不順之跡豈可輕恕欲望睿旨并送刑部看詳施行

莊季裕雞肋編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

流於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

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扇而起

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歛盡飾

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

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

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絶酒肉燕祭厚葬

自能積財焉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

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為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翁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為真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為麻謂其魁為麻黃或云易魔王之稱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為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記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數件示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

集既衆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為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為戾耳但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為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案反致增多余謂薄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已也

同上余既書此未一歲而衢州開化縣余五婆者為人所告逃於嚴州遂安縣之白馬洞繆羅家捕之則阻險為拒殺害官吏至遣官軍平蕩兩州被患延及平民甚衆殊可傷閔

陸游渭南文集卷五條對狀一自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為朝廷之憂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為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檜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

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及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偽經妖像至於刻板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為校勘福州知州黃裳為監雕以祭祖考為引鬼永絕血食以溺為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概舉燒乳香則乳香為之貴食菌蕈則菌蕈為之貴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為寒心漢之張角晉之孫恩近歲之方臘皆是類也欲乞朝廷戒敕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有犯於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習不根經教之文例行闊略仍多張曉示見今傳習者限一月聽齎經像衣帽赴官自首與原其罪限滿重立賞許人告捕其經文印版令州縣根尋日下焚燬仍立法凡為人圖畫妖像及傳寫刊印明教經等妖妄經文者並從徒一年論罪庶可陰消異時竊發之患

陸游老學庵筆記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板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銜贅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蕈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會予嘗詰之此魔也奈何與之游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為魔男女不親授者為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謾無可取直俚俗習妖妄者所為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常侍稽神錄之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七李守謙戒事魔十詩勸爾編民莫事魔魔成剗地禍殃多家財破蕩身狼藉看取胡忠季子和　白衣夜會說無根到曉奔逃各出門此是邪魔名外道自投刑辟害兒孫

金鍼引透白蓮池此語欺人亦自欺何似田桑家五畝雞豚狗彘勿違時　莫念雙宗二會經官中條令至分明罪流更溢三

千里白佛安能救爾生　生兒只遣事犁鉏有智宜令早讀書莫被胡輝相引誘此人決脊尚囚拘　蚩蚩女婦太無知喫菜何須自苦為料想阿童鞭背後心中雖悔不能追　仙居舊有祖師堂坐落當初白塔鄉眼見菜頭頭落地今人諱說呂師囊

貴賤家家必有尊如何毀祖事魔神細思父母恩難報早轉頭來孝爾親　肉味魚腥喫不妨隨宜茶飯守家常朝昏但莫為諸惡底用金鑪爇乳香　官家為是愛斯民臨遣知州誨爾諄願爾進知庠序教怕嫌爾做事魔人

寀李謙孜志中郡守題名作李兼以開禧三年三月三十日知台州嘉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除宗正丞未行卒

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引釋門正統良渚曰準國朝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

佛吐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其法不茹葷飲酒晝寢夜興以香為信陰相交結稱為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則憑狠作亂如方臘呂昇輩是也其說以天下禪人但傳盧行者十二部假禪若吾徒即是真禪有云菩提子達摩栽心地種透靈臺或問終何所歸則曰不生天不入地不求佛不涉餘途直過之也如此魔教愚民皆樂為之其徒以不殺不飲不葷辛為至嚴沙門有行為弗謹反遭其譏出家守法可不自勉

同上（卷四十四）良渚曰白雲白蓮摩尼三宗皆假名佛教以誑愚俗猶五行之有沴氣也今摩尼尚扇於三山而白蓮白雲處處有習之者大抵不事葷酒故易於裕足而不殺物命故近於為善愚民無知皆樂趨之甚至第宅姬妾為魔女所誘入其衆中以修懺念佛為名而實通姦穢有識士夫宜加禁止

至正金陵新志卷八風俗志陸子遹除妖害記曰夫白雲魔教之滋也而雄據阡陌豪奪民業銜辛茹毒罔所訴理有司一問則羣譟醵賄白黑淆亂弱下窶乏之困於徭征則獨偃然自肆寸絲粒粟不入公上羣□邑吒或以赴訴則賕吏鬻證反為所誣根深蔕固歲月滋久民視若禽獸視法令無如也中略歲在己卯先疆域民之習魔教者奪民業則正而歸之不輸賦則均而取之嚚頑之俗革於一旦黨與之衆散於反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再守泉州勸農文莫習魔教莫信邪師

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一凡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扇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原注西方彌勒佛遠公白蓮社牟尼明尊教釋氏白雲宗是四樣

右古書所記摩尼教事其概如此當宣統元年吳縣蔣伯斧

郎中跋巴黎所藏摩尼教殘經卷附考摩尼教入中國源流

僅及唐會昌而止後上虞羅叔言參事印行京師圖書館所

藏摩尼教經一卷法國伯希和教授譯之後復附摩尼教考

并增宋世摩尼教事實較蔣君所考甚為該博伯氏書用法

文余曩曾抄撮其所引漢籍數年以來流覽所及頗有增益

計增日本僧圓化求法記一則贊寧僧史略一則方勺泊宅

編莊季裕雞肋編各二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高峯先生文

集嘉定赤城志至正金陵新志真西山文集各一則與前所

抄者彙為一編庶唐宋二代彼教情形略可觀覽考唐代置

摩尼寺之地北則兩都太原南則荊揚洪越諸州會昌禁絕

後回鶻摩尼師雖絕迹於中土然中土人傳習者尚如其故

至於五季尚有陳州母乙之亂明教禳鬼之事及大中祥符

重脩道藏明教經典乃得因緣編入東都盛時其流蓋微南

北之交死灰復熾尋其緣起別出三山蓋海舶賈胡之傳非北陸大雲之舊矣南渡文人不能紀遠僉謂出自黃巾祖彼張角放翁筆記亦僅上援稽神錄為其濫觴實則二宗三際明使等語具見唐譯摩尼經中故唐宋彼教其源或殊其實則一觀於上所抄撮可知斯言之不誤矣

觀堂別集 卷二

海甯 王國維

毛公鼎跋

唐宋誥敕語多沿襲宋太祖譏陶穀所謂畫壺盧樣者是也然周世命臣工之詞固已如此如此鼎云肆皇天亡斁臨保我有周師訇敦（見薛氏款識）則云肆皇帝亡斁臨保我有周此鼎云愍天疾畏師佶敦則云旻天疾畏此云雖我邦小大猷又云女弗以乃辟陷于艱師佶敦文同此云以乃族干吾王身師佶敦則云以乃族干吾王身彼敦文字似在此鼎之後則襲用此鼎可知至毛公所受官及車服又與番生敦略同則因官職略等故命賜亦同非沿襲也

此鼎器小而字多故拓墨不易余見秦中舊拓與端氏新拓此

鼎皆不佳惟陳氏拓最精陳氏所拓又有四塊與二塊兩種初拓四塊後拓乃易為二塊故二塊者尤精皆出利津李某手而李君已老此鼎亦祕不出聞又有流出海外之說遂恐不能再拓矣

小盂鼎跋

此鼎與大盂鼎同出陝西郿縣禮邨宣城李文瀚宰岐山遂攜以歸赭冠之亂器亦亡佚拓本傳世甚稀惟濰縣陳氏有一本海豐吳氏借摹入攈古錄全文中海內不聞有第二本辛酉春日上虞羅叔言參事借陳氏本景照精印百本行世此其一也第三第四第六三行皆有㦰字其字从爪或聲即獻馘之馘字也虢季子白盤桓桓子白獻戒于王戒字从爪或省聲亦即馘字

剌鼎跋

此鼎言王啻用牡于太室啻卲王語不可解疑啻乃禘之借字卲王即昭王也頌鼎周康昭宮作卲宮宗周鍾昭格作卲格可證啻卲王者猶春秋言吉禘于莊公左氏傳言禘于僖公耳壬戌小除夕

彈父丁鼎跋

此銘中第一字作[illegible]弓內之文即𦎧字則此殆即彈字也說文解字弓部彈畫弓也乃詩敦弓既堅之本字福山王氏藏一鼎銘曰[illegible]父己高羊二文一在弓外一在弓內又與此異體實亦彈字也乙丑六月

姬鼎跋

彝器中惟編鍾之銘合數鍾而成篇他器絕無如是者惟近出之秦公敦其銘分刻於器蓋合之始成一篇此鼎銘辭僅存後半蓋其前半當在蓋上與秦公敦同字句未見有第三器也乙

丑六月

公違鼎跋

詩車攻駕言徂東傳云東洛邑也汪容甫據之以說書金縢周公居東之東其實車攻之東容為洛邑而周公所居當即逸書作雒所謂俾中旄父宇于東者當即衞地非洛邑也此鼎云公違相自東在新邑東與新邑明是二地不得如容甫之說也乙丑長夏

杞伯鼎跋

鄭語云曹姓邾莒而春秋左氏傳所記莒女皆己姓世本以莒為嬴姓此鼎及他彝器記邾國之女皆為㛌姓並與國語不同或曹字乃㛌之譌歟乙丑六月

鄂侯馭方鼎跋

此鼎第二行有矿字與秦公敦十有二公在帝之矿之矿同而

此係地名其字从土下加丿不可識曩見日本住友氏所藏一
卣云隹伯犀父以成𠂤即東命伐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䣞
唯小篆从土之字古文多从𩫖如城字城號中敦作𩫖埤史頌
敦作𩫖堵邵鍾作𩫖垣說文籀文作䡓𤰇䣞同為南征所經之
地則𤰇即䣞字亦即坏字說文坏丘再成者也則大伾之山以
再成得名此𤰇殆即大伾歟自成𠂤而東過大伾此敦記王還
在坏而鄂侯馭方覲王則鄂之國境亦可推測矣乙丑十月

般作父己甗跋

丁己尊云隹王來正人方殷虛卜辭亦有此語案乙亥鼎云隹
王正井方與丁己尊及卜辭文例相同井方人方並是國名正
當讀為征此甗云王圍人方圍乃俎之古文當讀為俎昔人釋
圍為宜並名此甗為王宜人甗失之矣乙丑六月

羌伯敦跋 甲子

吳縣潘氏藏一敦其文曰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寇益公至告一月眉寇至見獻帛王命仲到歸乖伯貔裘王若曰乖伯朕不顯祖玟珷膺受大命乃祖克未先王異自它邦有芇于大命我亦弗望享邦錫女貔裘乖伯拜稽首天子休弗望小口邦歸夆敢對揚天子不㔻魯休用作朕皇考武乖幾王尊敦云云余謂乖即羌字小篆羌字从羊从儿乃从羊从川之變又說文羌之古文作𦍋尤與乖字相似其上𦍌乃羊之訛其下亦川之訛也銘中又述其祖有功於文武當指羌髳從武王伐商之事乖伯當為羌伯無疑此敦未知出土之地而形制文字與中原禮器無異知宗周文物所被遠矣

公違敦跋

此與公違鼎皆臣卿所作卿所作器除鼎敦外尚有尊一卣二觚一均歸濰秋館而愙齋著錄潘文勤所藏一敦銘曰卿作厥

考尊彜與卣文正同殆亦同時所出也乙丑六月

史頌敦跋

古文穌字作穌从木觀穌衛妃鼎穌甫人匜其女皆己姓鄭語云己姓昆吾蘇顧温董則穌之為蘇信矣小篆訛木作禾說文乃釋為把取禾若未免望文生訓矣乙丑季夏

王子申簋跋

上虞羅氏藏銘云王子申作嘉嬭其眉壽期永保用嬭下奪簋字壽下奪無字十餘字中乃奪兩字古人制器草率有如是者嬭類篇云姊也阮太傅跋王子申盞蓋引廣雅云嬭母也又引廣韻云嬭楚人呼母也余謂嬭者楚姓即羋之正字考古圖載楚邛中嬭鍾銘曰楚王賸邛中嬭南龢鍾邛中嬭者猶云宋伯姬紀叔姬耳此與王子申盞蓋亦皆為嘉嬭作媵器者王子申蓋即楚令尹子西也古文凡姓皆從女作則嬭為羋字無疑

鬲從盨跋

此盨與潍陽端氏所藏鬲攸从鼎銘中並有皇祖丁公皇考叀公語自是一人所作鼎銘云唯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宮辟大室鬲从以攸衛牧造于王曰女□我田牧弗□許鬲从王命相史南以即虢旅迺使攸衛牧誓曰□弗具付鬲从其先祖射分田邑則誓攸衛牧則誓从作朕皇祖丁公皇考叀公尊鼎鬲攸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今以此盨與鼎銘比觀之則此盨作于王廿五年鼎作于王卅一年盨自署鬲从鼎則前書鬲从末書鬲攸从葢鬲本地名从以為氏逮卅一年復得攸衛牧地乃兼氏鬲攸猶晉之瑕呂飴孫吳之延州來季子矣

此盨舊釋鬲比盨誤也第一字此器作鬲鬲攸从鼎作鬲鬲諸形葢非鬲字乃从鬲从丫之字也丫字古文未見唯殷虛卜辭

中我字作□或作□从戈从□而說文解字我从戈从手手或說古垂字是□□亦一字□字所从之□正與□同如或說當爲古垂字或竟爲我字之省垂我二字古音同部然則□當是从𤔔垂聲以聲類求之當即嗣字且說文嗣字或即此字之譌也散氏盤作□从𤔔口聲說文口讀若讙古音歌元二部陰陽對轉故嗣字亦得以口爲聲此簋作□則又□之省也又古人从比二字本無區別散氏盤之□從□即鼎文之□攸从而□字誤書在下知此簋及鼎文之□並當讀從散氏盤稱□□從爲克（盤作□）之有司而此鼎簋第十行亦有善夫克語又足知此器出土之地去克鼎散盤相近矣乙丑季夏

虢仲簋䟦

此爲宗周時器文云虢仲吕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是王平日居宗周不居成周也器出陜右乃西虢之物宗周中葉虢國

有三漢書地理志所謂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是也西虢又謂之小虢史記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裴駰集解即以西虢當之又謂之𨚔虢吳清卿中丞所藏𨚔虢中敦出於鳳翔古西虢之地彼敦之𨚔虢中即此簋之虢中或謂之𨚔虢者所以自別於大陽滎陽之虢也

此器假友為有有無之有古本無正字所用又友有三字皆假借也又㕛之為假借人皆知之有字古文从又持肉盂鼎毛公鼎皆然其本誼當為侑食之侑後世譌肉為月說文乃以春秋日月有食之不宜有之說解之非其朔矣又㕛有三字皆假借故古人隨意用之耳己未孟秋

簋者陳黍稷之器故其數必偶易損卦辭二簋可用享二簋者黍一稷一也此殆士禮稍進則為四簋詩云於我乎每食四簋此大夫之禮也聘禮歸上介饔餼則堂上六簋西夾六簋公食

大夫禮亦用六簋此於聘賓禮有加故增四為六也又進則用八簋詩云陳饋八簋聘禮歸賓饔餼則堂上八簋西夾六簋是八簋者卿之禮也周禮掌客職上公侯伯及其上介鼎簋皆十有二是十二者諸侯之禮也此器云兹簋友十又二號中以識內諸侯為天子三公正宜用上公及侯伯之禮也又記

召尊跋

此周初器而形制似後世所謂奩銘中又不著器名案三代禮器除木製之俎外今殆皆見之獨禮經盛羹之鉶於古器中絕未之見疑此是也器小而深與酒器及黍稷器皆不類而於盛羹為宜古人用鉶數不下於鼎敦諸器而傳世之少如此何耶

乙丑六月

頌壺跋

此器傳世者有二一國初在錢唐王太僕益朋家後歸仁和趙

次閑再歸金山錢錫之其二僅存殘蓋藏嘉興張氏第一器雖器蓋俱全然傳世拓本皆有蓋無器即阮吳二家著錄之本亦然緣器銘在腹内當時不能拓墨故也此一器乃西清古鑑中物亦器蓋俱全人間從未有拓本此拓雖有器無蓋亦足珍矣癸亥夏中伏

頌器傳世者最多有壺三鼎二敦五以各器文互校之則壺與鼎銘命女官辭成周貯下並有廿家二字而敦銘無之按貯予古同部字貯廿家猶云錫廿家也貯用宮御猶云錫用宮御也敦銘無廿家二字則語不可通當係闕奪如國差𦉜以子禾子釜例之咸字下亦當奪月字也又記

齊侯壺跋

齊侯二壺字極草率頗有不可識之字又以二壺相校文多衍脫然為一時所作固不待言晉江陳頌南跋此乃謂一為饗禮

所用一為食禮所用滿紙寱語令人無從索解道光以後學術漸微士大夫乃不憚為欺人之語此士風之變非細故也乙未正月

秉中丁卣跋

烏程周君孟坡藏一卣其銘曰𠬝申●弟一字从又持禾當是秉字申字之中乃中（伯仲之仲）字其外从口殷時祖父之名頗有於人名外加口或コ匚如上甲之甲於甲外加口作田報乙報丙報丁於乙丙丁外加コ作ㄋ回冋口コ或即郊宗石室之制此中丁二字連文而於中外加口或與田ㄋ回冋諸字同義歟復齋款識有秉中鼎（見博古圖王俅薛均著錄）其文作𠬝中與此卣上二字絕相似彼中作中與古文中字不類此卣弟二字在口中者實中字也

父乙卣跋

酒器中罍最大尊則有大有小卣常在大小之間故爾雅云卣

中尊也卣字盂鼎作□他器或作□或作□說文卣逌分為二其逌字注云从卣乃聲然殷虛卜辭卣作□其辭云鬯五□則知逌从乚作者乃从□之省□即古文皿字說文以為从乃失之矣據卜辭□字觀之其字蓋从皿卣聲或竟是象形字□象器形□或乚其承槃耳壬戌冬十二月歲除

𢽳卣跋

銘中首一字从攴从象不可識古文為字亦从爪象其誼均不易曉古者中國產象殷虛所出象骨頗多曩頗疑其來自南方然卜辭中有獲象之文田狩所獲決非豢養物矣孟子謂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呂氏春秋云殷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則象中國固有之春秋以後乃不復見故楚語云巴浦之犀犛兕象蓋中原已無此物矣為从爪象或以服象為誼𢽳字或亦以攴象為誼歟

旟爵跋

凡爵柱皆由爵腹直上此爵獨附於腹外古鼎耳有如此者爾雅所謂附耳外謂之釴也史記楚世家呑三翮六翼小司馬以九鼎說之謂翼即爾雅之釴今傳世古鼎鼎釴參半爵之附耳外者平生所見僅此器而已甲子歲朝春後一日

作此爵之人名旟旟字始見於詩禮爾雅周禮春官司常鳥隼為旟又考工記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爾雅錯革鳥曰旟鄭康成說周禮以畫革疾之鳥隼孫炎從之合之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龜蛇為旐則九旗之面實為分畫東西南北七宿此爵為殷周閒物已有旟字知九旗之制蓋不始於周且知四方七宿之名象亦不始於周矣此區區五字有裨於考古如此

弜父丁角跋

此角蓋作獸形其獸有鼻甚長蓋象也古酒器多作鳥獸形如

觥作兕形尊作犧象形是也浭陽端氏有飛燕角其蓋作燕張翅之狀阮文達公所藏子燮兕觥其器今不可見文達謂如爵而高大又謂其制無雙柱無流同於角有三足同於爵故以毛傳釋為角爵之兕觥當之不知兕觥即今估人所謂虎頭匜阮氏之器則宋以後所謂角也阮氏角蓋作犧形此角蓋作象形蓋古酒器多狀犧象不獨酒尊為然矣壬戌歲不盡四日

兮甲盤跋

此張掄紹興內府古器評所謂伯吉父盤是也元時在鮮于伯幾家今藏濰縣陳氏彝器中紀伐玁狁事者三一合肥劉氏所藏虢季子白盤一上虞羅氏所藏不嬰敦一即此盤也云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此宣王五年三月廿六日余曩作生霸死霸考考定古者分一月之日為四分自朔至上弦為初吉自上弦至望為既生霸自望至下弦為既望自下弦至晦為既死霸

據長術宣王五年三月乙丑朔廿六日得庚寅與此盤云既死霸合云王初各伐厰𤞤于𦊓盧者厰𤞤號盤與不嬰敦並作厰𤞤即玁狁之本字𦊓盧地名𦊓字雖不可識然必為从冈𦊓聲之字盧則古文魚字以聲類求之𦊓盧疑即春秋之彭衙矣周禮天官𩺰人釋文本或作𩵋𩺰𩵋同字知盧魚亦同字矣古魚吾同音故往往假盧𩺰為吾齊子仲姜鎛云保盧兄弟保盧子姓即保吾兄弟保吾子姓也沇兒鐘云𩺰以晏以喜即吾以晏以喜也敦煌唐寫本商書魚家旄孫于荒日本古寫本周書魚有民有命皆假魚為吾史記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亦即魚山也古魚吾同音衙从吾聲亦讀如吾𦊓盧與春秋之彭衙為對音𦊓彭音相近盧衙則同音字也史記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戎號也蓋同州彭衙故城是也盧戲二字形相近彭戲蓋彭盧之偽矣彭衙一地在漢為左馮翊衙縣

正在洛水東北玁狁寇周恒自洛向涇周人禦之亦在此閒虢季子白盤云博伐厰允于洛之陽此盤云王初各伐厰𩨷于畐盧其用兵之地正相合矣兮田者人名田字中縱橫二筆不與其邊相接與田字迥殊殷虛卜辭有此字余定為甲字（見余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此亦甲字也甲者月之始故其字曰伯吉父吉有始義古人名月朔為吉月以月之首八日為初吉是其證也甲字吉父上云兮甲從王下云兮伯吉父作般前對王言故稱名後紀自己作器故稱字也此兮伯父疑即詩小雅六月之吉甫詩云文武吉甫吉甫宴喜大雅兩云吉甫作誦而不舉其氏毛公始加尹字蓋尹其官兮其氏也今本竹書紀年繫六月尹吉甫伐玁狁事於宣王五年不知何據此盤所紀亦宣王五年三月事而云王初各伐蓋用兵之始未能得志下云王命甲政䚄成周四方賫至於南淮夷賫讀為委積之積蓋命甲徵成周及東諸侯之

委積正爲六月大舉計也此盤當作於三月之後六月之前吉甫奉使成周之時其淮夷舊我負畮人以下乃告淮夷及東方諸侯百姓之辭字雖不可盡識而大意可知其文法亦與周書費誓相同此種重器其足羽翼經史更在毛公諸鼎之上余既考其事入玁狁考中更錄舊文并補舊考所未備者書於此拓之下辛酉季冬除夕前五日

齊國差𦉜跋

此西清古鑑中物今從奉天移藏武英殿已非復天府所掌舊無拓本此從歸安金鞏伯乞得人閒不過數紙也

此器阮文達據上海趙謙士太常家拓本著錄銘後尚有文官十斗十一鈞三斤八字謂係漢人鑿款今拓無此八字而七斗十一鈞三斤却與此器容積輕重相似當告鞏伯再就器上覓之阮書文官十斗乃大官七斗之訛漢表無文官十斗亦當作一

石漢人書七字與十字無殊但中直略短耳
第九行首一字此拓不全阮摹作貿據古錄摹作貣吳侃叔釋
鎮吳子苾釋貯許印林釋鼏皆失之余見金氏所拓全形本此
字貝上實是ㄖ字即古文凡字㲋虘文字鳳字从此散氏盤凡
十有五夫凡散有司十夫皆如此作秦新郪虎符尚有此字从
貝凡聲之字說文所無以聲類求之當是貶字但不知此器假
為何字耳

魚匕跋 癸亥

右魚匕銘柄端折去寸許其銘自匕面中間一行讀起左行轉
至匕陰又轉至匕陽第二行止如古鐘銘自鉦讀起由右鼓轉
至背面後轉至左鼓邊也匕面柄上折處當闕一字匕背當闕
二字匕背所闕或是中有二字其銘四字為句唯一的五字銘
義雖不可知約以匕形似虫故以虫為喻爾雅釋魚蝮虺博三

寸首大如擘說文蟲字下即引以為觧案博三寸首大如擘則為細首大身之蟲然古虫字皆如此器作虫或作虫與郭璞所注大頭細頸之反鼻形同而與爾雅之蝮虺不合恐爾雅有誤字也𧍒字从蚰从又疑即許書蛕字𧍒當是蜿字蛕蜿同類物故說文此二字相次也參之蛕蜿謂虫與二物性本不同下民以此三者為相似也顛即籀文頂字說文顛籀文頂此借為鼎上虞羅氏藏一鼎曰枼□作寶鼒與此略同

印子金跋

其文云郢爰陳爰郢陳皆楚之故都殆楚徙壽春後仍以故都金作幣耶

滕侯戈跋

滕字余曩跋滕虎敦始釋為滕薛之滕知然者緣敦銘云滕虎作厥皇考公命中寶尊彝是滕虎之父曾為滕公而禮記檀弓

上稱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則虎為滕伯文叔父其父本是滕君與滕虎敦合今觀此戈與滕侯昃戟並有滕侯益足證余說矣乙丑荷花生日

梁伯戈跋

此戈濰縣陳氏舊藏今歸上虞羅氏其銘一面曰梁伯作宮行元用一面曰抑魃方緜口般口共十四字語不盡可解蓋梁伯伐鬼方時所作戈也案鬼方經傳皆無異文盂鼎作𢦔从鬼从戈此戈从鬼从攴實皆古文畏字也大盂鼎畏作𤰞毛公鼎作𤰞皆从鬼从卜此作魃則从鬼从攴諸尚盤作㽇則从由鬼頭从攴實皆一字卜者攴之省也其或从戈者古从攴从戈之字義多相近如毛詩鋪敦淮濆韓詩作敷敦从攴不嬰敦女及戎大辜戟辜戟卽敷敦之倒其字又从戈蓋無論从卜从攴从戈皆有擊意故𤰞魃𢦔三字實一字也至王孫遺諸鐘之畏忌趩趩

字又作敷既从卜又从攴則稍贅矣自漢以後鬼頭虎爪訛別之字行人乃不識古文魌字張衡西京賦況魌魊與畢方此本詩小雅為鬼為蜮乃以魌為鬼莊子天地篇之門無畏（司馬彪本郭象）本作門無鬼然則雜篇之徐無鬼古本亦當作徐無畏然自漢以後人多誤讀古畏字為鬼字故經畏方字皆作鬼方案毛詩蕩傳云鬼遠也畏遠雙聲又於陰陽對轉最近故以之相訓然則毛公之時經文或尚未訛矣

又案古者牙喉二音不甚分晰故畏鬼二字讀亦略同畏方之名見於書器者為最早其音對轉而為混又為昆為畎（工卷反亦讀若衮）又轉而為葷粥為獯鬻又轉而為厰允為休渾（史記趙世家奄有河宗至于休渾諸貉）又轉而為匈奴又急言之為胡然其最初之名則為畏方經典作鬼方者亦或後世以惡名加之如昆夷畎夷之作犬夷獯鬻玁狁諸名之加犬旁均非其朔矣

此器拓本多不精字往往不易辨攈古錄著錄之本亦然今雪堂參事特為精拓此本殆字字清晰癸亥夏日攜至京師特裝此幅與虢季子白盤兮甲盤不嬰敦合為玁狁四器古器之紀北狄事者盡於此矣六月十九日

古磬跋

夢郼草堂藏古磬一股長建初尺七寸二分博四寸六分半厚一寸强鼓長一尺一寸六分强博三寸四分厚一寸穿在股鼓之閒而股鼓倨句之度侈於一矩有半其下面作一弧線不能分股鼓之界（殷虛二大磬則徑作弦線）與攷工記磬氏制度不盡合以繩縣之則鼓向外與殷虛二大磬孟津所出周大小二磬及長安所出漢四時嘉至磬並同與程易疇先生磬折古義中所創古磬直縣之說不合此磬癸亥仲秋得於鄭州雖未知出於何所及為何代物然與孟津周磬及漢嘉至磬形制正同知亦為周漢閒物

矣棻程君磬折節之解識妙悟絶人磬氏車人二職至是始得確解然由人之磬折以推磬之直縣則經并無此說歐陽公集古錄跋尾謂古鐘皆側縣今傳世古鐘有甬及旋蟲者縣之其鼓皆外向也鐘磬之鼓外向於擊者為便此商周漢三代之磬無不然然則程君之說固不盡可據也至此磬倨句之度與磬氏不合亦猶傳世古鐘合於鳧氏制度者鮮此不得執古器以疑考工亦不得據考工以議古器蓋考工但言其制度之大略至作器時仍應以音律定之磬氏經文言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耑則其所定長廣厚薄之度固不能無出入矣癸亥季秋薄游津門摩挲此磬者久之雪堂先生因出此拓屬題爰記其與磬氏及舊說異同如右

漢南呂編磬跋

此磬厚建初尺一寸股博四寸長六寸二分下鼓已斷博如股

博與攷工記磬氏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及博爲一股爲二之說不合股鼓閒倨句之度亦侈於一矩有半其下鼓折處余用磬氏股二鼓三之比補之試作一木磬縣之則其鼓向外不能直縣與程易疇先生磬折古義不合余謂程君磬折之說誠妙悟絶人磬氏車人之制至是始得確解至由人之磬折以推磬之直縣則恐不然蓋鐘磬受擊之處須略向外此理勢之自然歐陽公集古錄跋尾謂古鐘皆側縣羅氏所藏殷虚三大磬余曾以木仿製縣而眂之其鼓無不向外者此磬亦然必如是方於擊者爲便古鐘側縣理亦如是也

股端銘云四時嘉至磬南呂午堵左桎嘉至者漢宗廟樂名漢書禮樂志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其次尚有休成之樂永安之樂鐘磬獨以嘉至名者以其爲廟樂之首也云午堵

者以地支記數則當有十二堵邵鐘云大鐘八肆其竈（假為造字）四堵周禮小胥凡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邵叔以諸侯大夫作鐘二十堵則漢天子用十二堵不為多矣鐘十二堵磬十二堵合為二十四堵故此磬在午堵而鐘亦有未堵（見羅跋）也至每堵鐘磬之數鄭注周禮云八十有六枚而在一縣服注左傳（周禮小胥疏引）云皃氏為鐘以律（謂七音）自倍半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鐘為八十四律二說不同似皆失之太多案堵之名出於垣墻墻制高廣各一丈謂之堵鐘磬簴之高以擊者為度高廣亦不能踰丈一丈之廣不能容鐘磬十六枚或十九枚此亦事理也此磬但記午堵左桯桯義雖不可解殆謂左側第一枚而不記午堵中第幾則一堵之磬不能有十六枚或十九枚可知辛酉季冬展閱此拓漫記所見如此

新莽一斤十二兩銅權跋

新莽銅權銘十八字曰律一斤十二兩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權為瑗形徑建初尺四寸六分肉廣六分好徑三寸五分與秦權漢權形制殊異案漢書律歷志引劉歆鐘律書曰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權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此權為環形周旋無端與歆語合而肉僅得好之六分一與所云肉倍好者不同平生所見莽權皆略如是蓋鐘律書成於元始之末而此權鑄於始建國元年故又改其制也

古瓦竈跋

武林陳氏藏瓦竈一前有甑後有突容甑之口左有陽識隸書三行曰用此竈葬者後世子孫富貴長樂未央□□萬歲毋凶又有陰識一行曰死人不知用瓦阤竈右繪一器陳鷄鳧羊魚等物又其前繪用器有义有錐有刀有七有鉤皆治饌器也後

有大魚一守宮一則又陶者刻畫以為戲也此鬻以送葬之物故為此語猶漢馬槽上刻買曹者後無復有句大吉句是也平生所見漢瓦竈唯上虞羅氏所藏四神竈刻畫最工然無文字此竈文字多至二十餘可寶也甲子二月

楊紹莂跋 庚申

此莂匋瓦為之狀如半筩面有兩箹蓋象剖竹之形鄭康成注周禮小宰云傅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今所見古器如漢虎符脊文所謂中字別之者也如秦陽陵虎符脊文所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者也此莂文字完具與康成所謂質劑同然則莂者乃兩書同而別之非謂一書中字別之與康成所謂傅別異也文中東極闞澤澤即吳志立傳之闞德潤德潤山陰人此莂出於山陰必謂其葬地也又云南極山背北極於湖山謂會稽南山湖謂鑑湖區域甚廣

與浩宗券之南邸丙丁北邸壬癸略同葢非實緣買地券本施之鬼神故不嫌其夸也

古畫磚跋

人物畫磚四定海方氏所藏乃六朝以前物較漢武梁祠孝堂山諸畫象人物尤為工麗女子高髻前後高而中低其本以繒束之疑古所謂纚子髻者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三引干寶晉紀初賈后造首紒以繒縛其髻天下化之名纚子紒也古韜髮用纚束髮用笄此以繒束髮疑晉時物也

沈司馬石闕朱鳥象跋癸亥

羅參事跋以朱鳥為鶉以鶉為小雅非鷻非鳶之鷻其說是也周禮司常職鳥隼為旟考工記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鳥隼與鶉為一固自明白詩四月毛傳鶉隼也即據周禮為說爾雅釋天疏引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夫急疾之鳥隼非鷻

而何孫炎注釋天錯革鳥曰旟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全本毛鄭說詩鄘風與左僖五年傳鶉之賁賁毛鄭無說杜注以為鶉火而陸元朗于詩音義乃以為鶴鶉鳥沈存中筆談承其誤今觀此畫象與漢朱鳥諸瓦知漢人皆以鶉為𪇗非康成之創說矣

梁虞思美造象跋壬戌

阮文達公作南北書派論世人推為創見然世所傳北人書皆碑碣南人書多簡尺北人簡尺世無一字傳者然敦煌所出蕭涼草書札與羲獻規摹亦不甚遠南朝碑板則如始興忠武王碑之雄勁瘞鶴銘之浩逸與北碑自是一家眷屬也此造象若不著年號地名又誰能知為梁朝物耶不知文達見此又將何說也

魏曹望憘造象跋

北魏正光六年柏人令曹望憘造象舊藏濰縣陳氏佛象下一面為曹望憘象旁二侍者右一人執博山鑪後二人持扇蓋從又後二人一執杖末如華未放殆唐宋人所謂毬杖宋人所謂骨朶也一執杖上曲似節而無旄又一圉人持策牽馬隨其後一面為曹妻象旁二女侍左一人執博山鑪後一人執蓋又後二人所執毬與節與執蓋者相雁行後一人牽牛車從其車乃古之輜軿也釋名軿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輜軿之形同有邸曰輜無邸曰軿宋書禮志引字林曰軿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輜此車前有二轅轅木之一本直出車後此即釋名所謂邸字林所謂後轅其為輜車信矣車箱以木為之前有兩扉可推向左右此古之所謂戾說文戾輜車旁推户也右側有兩窗一啟一閉亦可旁推古之所謂蔥也車項及前後皆以衣蔽之車前衣用兩木撐之使與項平而稍仰其前

此古之所謂轞轞者軒也其兩木古謂之棠棠在車旁設而不用車後不可見余於唐人明器中見一陶製牛車與此大同其後有一戶在旁蓋亦旁推者合此二者可識古輜軿之制矣庚申八月

宋韶州木造象刻字跋

宋慶歷丁亥韶州南華寺造五百羅漢木象背有欵識木刻字皆陽文此獨陰文為異耳辛酉醉司命日裝成呵凍記

元次山硯跋

此硯癸亥季夏雪堂先生得之天津形制古樸背有聱叟二字似褚登善書蓋元次山遺硯也次山初居商餘山號元子兵興逃難猗玗洞稱猗玗子（至德元載）後家瀼濱自稱浪士（乾元元年）及有官人呼為漫郎（乾元二年）既以侍親客樊上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而酒人稱為漫叟（並寶應元年）並見於次山自釋（載唐書本傳及顏太師所撰墓表）而次山

寶應以後多自稱漫叟不稱聱叟其詩文可證也然則聱叟之號但用於初居樊上時此硯乃在樊口時所作也其後二年乃出知道州而舂陵行中興頌諸詩文皆知道州後所作蓋用此硯所草可知也此硯流傳千餘年世無知者一旦忽入先生之手先生老於文學天其將使再艸浯谿之銘而舉以畀之耶又何其巧也小除夕前二日

顏公次山墓表次山卒於大歷七年夏四月庚午春秋五十然據次山別王佐卿序云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案癸卯為代宗廣德元年則下訖大歷七年壬子次山之卒得年五十有四非五十也以此推之次山實生於開元七年己未新唐書本傳亦仍顏表之誤附正於此又記

明拓石鼓文跋 辛酉

石鼓文范氏天一閣所藏北宋拓本不可復見矣金元間拓本存字已校今本無多余見宗室沈庵侍郎所藏一本唯乙鼓氏鮮鱄又之五字丙鼓衍字未泐乙鼓汧毆鰋鯉明畫較今本為異耳上虞羅氏一本有朱卧庵藏印者與此相同此拓乙鼓氏鮮鱄又之五字雖俱未損而丁鼓衍字已泐是明拓也金文中文字與石鼓體勢相同者唯合肥劉氏所藏之虢季子白盤及新出之秦公敦耳虢盤出於郿縣禮邨乃西虢之器班志所謂西虢在雍者也秦公敦有十有二公語亦德公都雍以後所作與在陳倉之石鼓為一地之器故字跡相同余謂石鼓當亦虢公所作是時宗周以西虢為最大天子巡狩漁獵于此乃刻石以紀事鼓中𨟚字當即雍之古文其字从邑𢊁聲𢊁字雖不可識男即勇之古字也戊鼓云□□自𨟚是𨟚為地名之證又壬鼓有公謂大□句蓋虢公所作之證也周既東遷小虢遂為秦

滅然秦之文字尚沿用之詛楚文及新出之新郪虎符均以毆為也與石鼓以毆為池同故古文中與小篆體勢最近者唯石鼓及虢秦諸器而已箋釋石鼓文者古今毋慮數十家近惟上虞羅叔言參事石鼓文箋釋最為精審其釋戊鼓西字壬鼓昱字均用余說然其書於解字為詳詁訓為略其尚未詳者如甲鼓我毆其時我毆其樸案說文特字注朴特牛父也蓋朴與特皆牡牛之名因之凡牡獸亦謂之朴特鼓云我毆其時即我毆其特我毆其樸即我毆其朴也丁鼓⿰禾欠字案周禮春官巾車駹車雚蔽然䄙髤飾注故書髤為軟杜子春云軟讀為泰垸之泰此⿰禾欠正是車飾即周禮故書軟字也己鼓亞箬其華亞箬即猗儺沃若之轉衛風云桑之未落其桑沃若猶小雅云隰桑有阿其葉有儺也此鼓云亞箬其華猶檜風云猗儺其華也小雅云六轡沃若沃若亦狀其柔與亞箬均為阿儺之轉矣此三者皆

前人所未言羅君引余亞箬說而未詳並記於此

與友人論石鼓書庚申

某君據虢公鼓字石父以證石鼓為宣王時作此殊誤也鼓與石皆量名名鼓字石當如王文簡春秋名字解詁之說不能復有他說且石鼓之名不見於古文乃後世所加之名其名始見於章懷太子後漢書注而韋蘇州韓昌黎仍之然唐時如竇蒙述書賦蘇勗會要猶謂之獵碣可見石鼓之名乃後人之所加萬不能據虢石父名字以定古石刻之年代也

甘陵相碑跋

此碑額署甘陵相其人必在桓帝建和元年改清河國為甘陵之後而立碑又在其後當在後漢末矣隸法健拔恣肆已開北碑風氣不似黃初諸碑尚有東京承平氣象也

前人研精書法精誠之至乃與古人不謀而合如完白山人篆

書一生學漢碑額所得乃與新出之漢太僕殘碑同吳讓之趙悲庵以北朝楷法入隸所得乃與此碑同鄧吳趙均未見此二碑而千載脗合如此所謂鬼神通之者非耶癸亥九月叔平先生以此屬為考證碑中姓氏不具又尠事實久之無以報命因就其書法略記數語甲子花朝後一日

唐賢力苾伽公主墓誌跋

此誌之首有駙馬都尉故特進兼左衛大將軍雲中郡開國公蹹沒施達干阿史德覓覓銜名此公主之夫也舊唐書突厥傳開元三年默啜女壻阿史德胡祿歸朝授以特進胡祿與此誌之覓覓殆是一人胡祿者其號（回紇可汗尊號中有胡祿字或作合祿皆美名也）覓覓者其名也後覓覓坐事死公主沒入宮逮毗伽可汗求和乃許歸其親兄墨特勤私第誌所記事實止於此文中天恩載被禮秦晉於家凡謂唐許毗伽可汗求和事乃黃虎癡跋此誌謂唐以公主嫁毗

伽可汗突厥風俗雖與中國殊亦無從兄弟為婚之法也默啜之號誌稱天上得果報男突厥聖天骨咄祿默啜可汗與冊府元龜資治通鑑所載開元二年默啜求和表文同惟無默啜二字耳癸亥長夏記於京師履道坊北之寓廬

唐吳郡朱府君墓誌跋

吾邑墓誌出土者有周松靄先生所藏汝南周君墓誌銘安國寺所藏扶風馬氏故夫人清河張氏墓誌銘舊志所載尚有成紀府左果毅張公墓誌銘舒論墓誌銘鄔□墓誌銘梅□□墓誌銘萬仁泰墓誌銘皆唐刻也今並亡佚此誌出土稍後故錢深廬先生撰海昌金石志未及著錄誌稱以永貞元年歿於此邑長平鄉之私第攷太平寰宇記鹽官縣舊二十二鄉今九鄉咸淳臨安誌則僅有六鄉案寰宇記云舊二十二鄉者當是唐制今見於梅□□誌者曰昌亭鄉見於張夫人誌者曰天長鄉

（亦見周君及舒論誌）曰海昌鄉見於此誌者曰長平鄉皆唐鄉名今之原吉東西靈泉長平昌亭時和六鄉與咸淳志所載無異蓋均唐以來舊名也嘉靖縣志元初立鄉十後併去蘇臨天長安化移民四鄉為鄉六國朝仍之又云今通邑在城隅四鄉六鄉統鎮都是明時城鎮亦通為十鄉蘇臨天長安化移民四鄉當即明之城隅四鄉蘇臨以東坡行縣至此名安化以吾家慕京公賜第（在北寺名）名其為附郭之鄉可知此四鄉中天長為唐舊鄉蘇臨安化命名當在天水之後咸淳志不載者以但計郭外諸鄉故耳然則吾邑鄉里之制自宋末迄明實無變革也此磚誌藏硤川某氏朱君宇蒼拓以貽余辛酉季冬醉司命曰永觀堂西窓炙硯書

宋趙不諑墓誌跋

不諑為我家忠壯公外孫又為公孫壻故此誌於吾家譜諜極有裨補舊譜引宋海昌圖經人物誌公傳云朝廷嘉其挺節追

封安化郡王謚曰忠肅下注出揮麈錄及謚議今揮麈錄不載賜謚則此條當據謚議事必可據此誌則云謚忠壯乃與圖經及舊譜不同憶兒時見公祠堂每歲季秋所發祭期單猶稱忠壯之謚向疑其與譜不合今見此誌始知公有改謚事疑忠壯之謚或後於忠肅也又舊譜載公二子一葥一荃此誌則言公娶王氏即安化郡王之孫浙西總轄疑之女舊譜失載疑名疑揮麈錄紀忠壯身後恩恤云擢其子為樞密院判官者當即是疑後終於浙西總轄皆右職也揮麈錄又言曾丞相懷即樞密判官之壻則又不沴之僚壻矣此誌有裨於吾家譜系如此囊作忠壯公家傳曾採此誌羅叔言參事因以墨本遺余辛酉季冬裝成記之

明瞿忠宣印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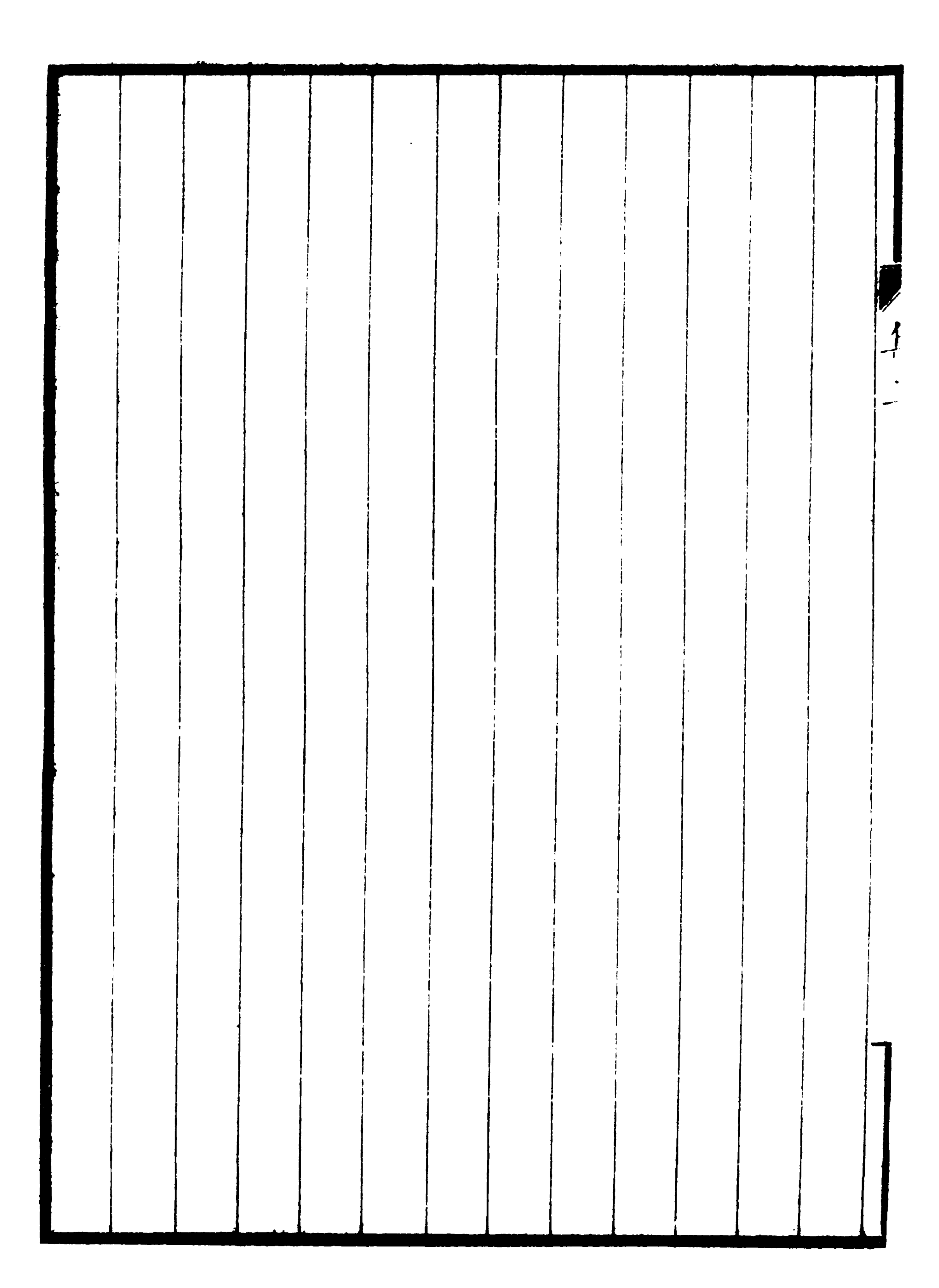
此明瞿忠宣印文云少師臨桂郡侯行軍章案明史本傳但記

公封臨桂伯不記進侯爵事公以順治三年保桂林功封伯其進侯爵亦當因順治五年再守桂林之功也吳梅邨雜感第二十一首詠忠宣云萬里從王擁節旄通侯青史姓名高與此印合真詩史也前見忠宣起田氏三字印文文肅所刻邊款有稼軒太史之命震孟八字今藏錢唐吳氏此未見著錄恐已化去此紙尚是國初印本當與起田氏印同為瓌寶也壬戌端午

書某氏所藏金石墨本後 壬戌

嘉道以後收藏彝器以吾浙為盛吾浙尤以嘉禾為盛其時竹里叟外有文后山鼎 張季勤沅 郭止亭承勳 方蓮卿維祺 姚六榆觀光 金蘭坡傳聲 並有藏器與錢唐瞿氏何氏仁和夏氏吾邑吳陳朱蔣諸氏聲氣相應諸家每得一器必拓數百本故器雖亡佚而拓本流傳者尚夥則傳拓之功不可誣也赭寇亂後風流歇絕而燕齊諸大家遂起而代之諸家藏器既多其傳拓自不能如

前此之易與道咸以前風氣迴別此事雖細亦得失之林也



觀堂別集 卷三

海甯 王國維

宋撫州本周易跋

此宋撫州刊本也板心所記刻工姓名如高安國余堅余仁朱涼等均與撫州本禮記刻工同即卷五第十五葉板心所記之巴川鄒郁禮記卷五第八葉及卷十三第十四葉均作崇仁鄒郁蓋蜀人之流寓江右者未可據是定為蜀本也壬戌五月

內府藏宋大字本孟子跋

內府藏宋刊大字本孟子章句十四卷每葉十六行行大十六字小廿一字與日本復宋大字本爾雅注行款正同爾雅後有李鶚書欵一行其源出於五代監本此本避諱至孝宗諱慎字止而字體作瘦金書當亦南渡後所翻北宋末監本也考孟子

刊本始於祥符玉海[四十三]祥符四年十月校孟子七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義然音義本每卷首行皆著章數而此本無之又文字頗與音義互異則此本非出祥符本也而行款乃與五代北宋監本同頗疑徽宗時監中別有刊本[席益補刻成都石經孟子亦在此時]此本字作宣和體殆從彼本出也板心有關西字不知地名抑刊書人名卷首有焦林圖書印乃真定梁相國[清標]舊藏乾隆中入內府桂未谷晚學集與龔禮部麗正書云當四庫館初開真定梁氏獻孟子趙注章旨及宋槧說文解字官府以孟子說文非遺書不為上有識者或鈔其章旨流布世閒說文則仍歸梁氏今觀此帙則當時雖未著錄實已進御矣惜四庫例不錄單注本遂令此書顯而復晦今上虞羅叔言參事既印行日本仿宋建安音注本滬上又印行此本以此二本與音義合校殆可復古本之真書之顯晦抑各有時歟庚申五月

影宋本孟子音義跋

此日照許印林刊本景宋本誤字此本俱已改正惟卷下昳夷始犬切當作姑犬切古讀昳夷字如卷舒之卷昳夷即昆夷之轉猶袞冕字亦爲卷也每篇下章數景宋本或闕此本亦俱補足此書除士禮居本僅有此刻可正黄本之誤可謂家塾善本矣庚申八月廿八日

顧刻廣韻跋

此本出於明經廠本經廠本又出於元圓沙書院本余於廣韻有影宋本二影元本一又校得武原張氏所藏南宋刻小字本矣顧復收此本者重其爲亭林先生所刊也別本卷首有校勘人姓名一葉有陳上年張弨顧炎武李因篤四人名此本奪此一葉庚申三月九日

此書陳祺公序疑亦亭林先生作亭林後序比文集所載者殊

略盡彼乃定稿此則初稿也此刻在張曹二刻之先較明內府本及張曹二本頗不易遘又為伊墨卿藏書以青蚨二千得之在今日為廉價矣

音學五書跋

音學五書開雕於康熙六年不知何時刊成成後亦時時刊改先生與施愚山書云五書刊改未定作一書與力臣先印詩經并廣韻奉送又與潘次耕書云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約有一二百處則此書雖刻成而未可印刷前介眉來索此原一亦索此書并欲鈔日知錄我報以詩易二書今夏可印其全書再待一年此二札不知作於何年而先生於康熙十六年與曾庭聞書云音學五書正在刊刻則爾時尚未刊改就緒也其刊改成書當在康熙十九年故於是年作後序（集本序末有上章涒灘病月之望炎武又書十二字）然當時亦未甚印行陸清獻日記記癸亥（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淮安閻

百詩來會言顧寧人已不在所著音學五書正在刊刻李文貞顧寧人小傳云余始官庶吉士曾相遇為半日話（事在康熙九年）又七年復來京師則寧人歿矣（攷文貞入都為康熙十九年距十二年同籍時計七年非距遇先生時為七年也時先生在陝亦尚未歿）聞其音學書已成亟求觀之寧人之學於是始窺其備是先生之書蓋於歿後始大印行其未歿之前意常欲修改至死而後已先生著述之矜慎於此可見此版後歸李文貞蓋至李氏始大印行耳己未季夏大雨時行讀先生文集因攷此書刊定及印刷時代記之如左

此書卷首有曹學佺序署崇禎癸未先生此時實尚未為音韻之學無所謂詩本音并無所謂音學五書也余謂此序出於假託蓋先生前後三序皆不署年號乃假為曹序于前一若此書為明季所刊者蓋以避文字之禍也參閱姓名列徐氏兄弟三人意亦猶是

宋刊後漢書郡國志殘葉跋

宋刻九行本三史余所見有歸安劉氏南海潘氏所藏史記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其列傳二十七後有左迪功郎充無為軍軍學教授潘旦校對右承直郎充淮南轉運司幹辦公事石蒙正監雕二行是南渡初淮南漕司刊本此殘葉半葉九行行十六字與史記行款略同考洪氏容齋續筆云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内凡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為威字而他廟諱皆只闕畫愚而自用為可笑也云云是當時三史由兩淮江東漕司分刊史記既刊於淮南則兩漢書當是江東刊本矣此九行本後漢書藏書家從未著錄與淮南刊史記行欵略同殆即兩淮江東轉運司分刊本南林蔣氏藏明裝明鈔本成祖實錄其面葉以此殘葉作襯因乞得之裝成此軸因考其刊刻時地并記其由出如此辛酉冬

水經注箋跋

余於壬戌春見南林蔣氏所藏永樂大典水字韻四册乃水經注卷一至卷二十即校於聚珍本上時尚未蓄朱本也後東軒老人復以所藏黄省曾本屬余録大典本異同因並校之及余至京師始得朱王孫本並見江安傅氏所藏宋刻殘本孫潛夫校本海鹽朱氏所藏明景宋抄本並校於朱本上又録前所校大典本黄本以資參考惟前校黄本殊草草大典本亦時有一二疑竇思再見之而東軒老人已下世孟蘋亦亡其書殊有張月霄晚年之感欲再借校以畢前業殊非易事門人趙斐雲酷嗜校書於廠肆訪得朱本借余校本臨校一過並屬記其顛末憶余初校此書距今僅六閲寒暑而交游之聚散人事之盛衰書籍之流轉已不勝今昔之感余近年方治他業又未能用力於此書斐雲力學必能補校以成此書之善本然則斐雲以四

閱月之力為余校本留此副墨亦未始非塵刦中一段因緣也

丁卯二月

水經注釋跋

謝山先生於乾隆十四年始校水經注至十七年凡七校其中十六年秋曾在杭州十七年在廣東十八年七月歸十九年秋則在揚州以春往十一月始歸然則為東潛作此書時殆在十六年或十八年秋也至二十年六月而謝山病歿矣

偽齊所刊禹蹟華夷兩圖跋

偽齊阜昌七年岐州學所刊禹蹟華夷二圖石在西安府學原跋云四方蕃夷之地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是此圖出於唐賈耽華夷圖考舊唐書賈耽傳貞元十七年耽表言謹令工人畫地內華夷圖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是賈圖所載東西三萬里南北三萬三千

里此圖東抵新羅西盡蔥嶺南距安南真臘北不盡契丹雖比禹蹟圖稍稍增廣而所圖僅方萬餘里尚不及賈圖之半故西域南海諸國僅於圖側附錄其名且加省略非貞元華夷圖之舊矣考賈氏原圖廣袤極大又于貞元中進入至偽齊時殆已亡佚宋史藝文志別載賈氏國要圖一卷蓋賈氏於所進圖外又有略圖其書著於宋志蓋宋時猶有傳本此圖所記西域南海諸國名或即出於此也魏公地理之學為有唐一代之冠而所著書皆不傳其言入四夷道路者僅存於唐書地理志而華夷圖則於此圖略見梗概皆地理上瓌寶也甲子孟秋

元豐九域志跋

此歸安吳胥石先生所校也嚴九能書五代史記纂誤補後云胥石先生所校元豐九域志最平生用意之作畀人刻之不存己姓名又吳胥石先生墓誌銘云先生之居京師也朝貴歲致

幣物乞代作詩文初不少靳至乞其校定之書刻以行世削先生姓名友朋知其事者為之呼憤先生弗校也是馮氏此書實出胥石先生手微九能記此事則後世其誰知之

隨志跋

隨志二卷四明范氏天一閣舊藏明鈔本無撰人姓名開卷云高之元年鄧武順師至元王右丞以城降既臼大夫至而州廢大夫行其後也段令司之及十有三年縣省而州復於是劉大夫莅焉案明史鄧愈傳洪武元年愈為征戌將軍率襄漢兵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隨葉舞陽魯山諸州縣相繼降又地理志隨州洪武二年以州治隨縣省入九年四月降為縣屬黃州府十年五月省入應山縣十三年五月復升為州皆與此書所紀合則此書實隨州志也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存目有隨志二卷云明顏木撰木字維喬應山人正德丁丑進士官亳州知州

其書乃木罷歸後知隨州蓬溪任德屬木所作上卷始自羲皇訖於明代下卷皆錄詩文雖以隨志為名而木藉應山與隨接壤志中所載皆合二邑收之其編年之例全仿春秋經文稱隨為我而以地之沿革官之遷除士之中鄉會試貢大學者案年紀載皆地志未有之例也云云今此書與顏書名同卷數同惟所紀事起於洪武十三年訖於嘉靖十一年又隨州事惟載官吏遷除其餘皆國家大事耆舊佚聞與方志無涉實野史之流視顏書體例尤為鶻突書中知州事最後者為范大夫欽而此書出於范氏疑即范侍郎或其賓客所為昔宋罷元英於元豐改官制時為尚書主客郎中作文昌雜錄六卷以日錄體記雜家言而尚書省官上自僕射下至郎員凡有遷除皆記於冊此書疑亦范侍郎知隨州日手錄明代故事編年為書而即以隨之長吏為記事綱領雖仿春秋以十二公為綱之意亦兼用罷

書體例顔木之書亦踵此例惟專記本州事耳全書文字雅馴又多遺聞且為數百年僅存舊帙讀者勿以地志視之可也丙辰九月

唐寫本新鄉衆百姓謝司徒施麥恩牒跋

此牒後署道至元二年蓋至道二年或元年之訛也是時沙州首領為曹延禄則司徒謂延禄也鬱遲仙德鬱遲即尉遲此姓本出于闐故敦煌有此姓也牒中石作碩斗作㪷下翟馬王張曾衆姓共議賑濟凶喪章程内升亦作勝蓋故用繁筆字以杜改竄與一二三作壹貳參同意也

大元馬政記跋

元經世大典政典中馬政一門大興徐星伯先生松從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七十八鈔出其原本藏江陰繆藝風祕監所此萍鄉文道希閣學從繆氏傳鈔者閣學於光緒丁亥跋此

書云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已佚此卷迄今三十年大典散佚殆盡則此卷尤足寶貴矣考元經世大典八百八十卷自明以來久佚乾嘉諸老頗從永樂大典分門鈔撮今惟錢唐胡書農學士所鈔海運一門及星伯先生所鈔驛站一門尚存并此卷而三其全書序錄尚載元文類餘皆不可問矣此門卷首一節即序錄載於文類者此下尚有小注三百四十七字云太僕寺典御馬左股烙官印號大印子馬其印有兵古貶古閻卜川月思古斡樂等名產駒即烙太廟祀事及諸寺影堂用乳酪則供牝馬駕仗及宮人出入則供尚乘馬供上及諸王百官挏乳取黑馬乳以供玉食謂之細乳諸王百官者謂之粗乳又自世祖皇帝以下山陵各有醞都取乳以供祀事號金陵擠馬盡三年以與守山陵者抽分羊馬太宗時家有牛羊馬及百者取牝牛羊馬各一頭入官牝馬牝牛牝羊及十頭者亦各取一頭入官

定宗時諸人牛羊馬羣十取其一隱者有罪憲宗時百取其一成宗時每年七八月閒委人齎聖旨乘驛赴所該州縣與民官眼同抽分十月分赴都交納宣徽院羣上及百下及三十者抽分貢不及者免共十五處虎北口駱駝嶺白馬甸遷民鎮紫荊關丁甯口鐵門關渾源口沙靜州忙安倉庫坊興和等處遼陽等處察罕腦兒又世祖時不許販馬過南界黃河以南潼關之東直至蘄縣非官中人不得騎馬皆令賣之於官中仍禁拽車拽碾及耕地云云今永樂大典本無此注殆蘇氏纂文類時隱括此門事實為之而注中烙印取乳各事不見此卷中蓋明修大典已有刪節非全錄原書也然文類所載序錄諱字極多如所云抽分之地凡千有五此本作凡十有五此十有五處即注中所載虎北口十五處文類諱十為千大失事實注中諱字尤不勝舉（上所引者已以元史兵志及此書各條校正凡十八處）而抽分羊馬十五處乃仁宗延祐元年

事注誤為成宗時事非得此卷曷由正之況其中事實又足補元史及元典章之闕乎今粗為排比刊而行之題曰大元馬政記胡學士所鈔海運一門名大元海運記上虞羅氏已刊入雪堂叢刻中惟驛傳一門卷帙頗大原稿今在俄都聖彼得堡博物館前歲日本京都大學助敎授羽田博士亨赴俄攝影以歸二本皆遠在海外傳鈔刊印殊非易事是可憾也丙辰三月

此卷乃膠州柯鳳孫京卿劭忞藏本次年京卿復以所鈔萍鄉文道希閣學廷式所輯經世大典零種二册寄羅叔言參事參事復以寄余因編為元高麗紀事大元畫塑記大元氈罽記大元倉庫記大元官制雜記六種為英倫哈同君刊入叢書中尚有謚法一門因謚字太多無從理董然經世大典殘編已刊者并海運馬政二記已得八種因此益思驛站一門關於有元一代政治及地理者尤鉅獨未能寫錄為憾事也丁巳八月又記

祕書監志跋

江山劉泖生大令(履芬)手鈔拜經樓舊藏元祕書監志十一卷前有至正二年祕書監奉聖旨編集祕書監志公文後錄吾鄉吳兎牀明經(騫)跋并大令及嘉興唐鷦安司馬(翰題)手書二跋每半葉九行行十六字觀其行款及平闕之式蓋從元刊本出也書中四五兩卷舊有錯葉與目錄不同兎牀先生舊跋疑目錄有誤予詳加勘正知原書卷四第二十一葉以下係卷五錯葉卷五第廿二葉以下亦卷四錯葉一經改正則此二卷文從字順條理秩然始知非目錄之誤乃本書之誤也兎牀先生跋謂三吳藏書家本與其藏本率同余所見錢唐丁氏本亦同是諸本同出一源其錯亂蓋自元本已然今既訂正可為此書善本矣然非先輩鈔書皆仍原本行款則後人亦無自得其錯亂之由此景鈔與景刻本所以可貴也今以活字印行其平闕之式及

所空行數雖悉遵原鈔然每葉行數與每行字數已改其舊故即從訂正之本付印因有本書目錄可證讀是書者當不議其專輒也丙辰五月

書影明内府刊本大誥後

大誥一卷大誥續編一卷大誥武臣一篇並京師圖書館藏大誥三編一卷京師晏氏藏皆明内府刊本案大誥末條曰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明史刑法志云洪武十八年采輯官民過犯為大誥次年復為續編三編皆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大誥者罪減等於是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人是頒此書之始本期家有其書故所在翻刻印行事見續編跋中然洪武以後此書即不復行用陸容菽園雜記十云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

然有面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大誥惟法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實未之見明志亦云自律誥出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復論其書之有無故明中葉以後惟南京國子監北京司禮監尚有此書刊板而南雍板嘉靖初已缺二面蓋已不甚印行以余所見北方合公私所藏始得全帙南中僅有范氏天一閣所藏大誥初編而已明志載大誥目十條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錢糧曰民人（當作拿）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為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案此十條惟首三條在初編中餘皆續編三編中條文又初編共七十四條續編八十七條三編四十七條都二百有四條明志獨舉其十條又以續編三編條文歸之初編中蓋修明史時或未見此書矣此四

種共二百三十二葉劉若愚酌中志記內府書板云御製大誥四本二百五十三葉五十三三十二之譌也日本神田鬯庵學士校書宮內省圖書寮所見異書甚多嘗函詢此書原本因鈔之於京師圖書館徐君森玉復為假晏氏所藏三編遂景鈔成全帙以寄鬯庵此書之東渡或以此本為始矣丙寅仲冬

明內閣藏書目錄跋

以此目與文淵閣書目比校所亡之書以筆記詩集為最多而地志一門所儲者皆嘉靖以後新脩之本舊目中之舊志新志兩目乃無一存者吁可異已筆記詩集之亡可由竊書者所嗜解之古地志之亡蓋以當時既收為新志以舊志為無用別置他處遂不見於此目真可惜也

竹垞跋文淵閣書目謂以此目校之十不一存余以兩目比校一過知正統藏書至萬歷時尚存十分之五且此時內閣藏書

固不盡於此目如釋道二氏并地理書當時共占十廚不應此目中僅存山海經水經及營造法式三種蓋另行庋閣未及編入書目耳小學類書術數方技諸書亦然又此目載水經僅存一册而今日大庫所出者乃有四册足徵此目之未備矣甲子三月廿八日記

日本寬永本孔子家語跋

此本不知出何本然佳處時出諸本上昔桐城蕭敬孚得此本乃謂宋刊大字本不足存以歸貴池劉氏余以此本校黄周賢本一卷乃知敬老之言不誣庚申冬十月朔夕記

汪曰禎長術輯要跋

先生二十四史日月攷稿本在烏程蔣氏卷數與此目合元史日月攷僅成三卷餘均完善惜卷帙太鉅未有能刊之者推策小識三十六卷手稿亦在蔣氏計古今推步諸術考二卷歲餘

度餘考一卷朔餘攷一卷古今朔閏攷十二卷疑年表一卷太歲超辰表三卷甲子紀元表一卷四分術章蔀定率表二卷授時術諸應定率表十卷授時術氣朔用數鈐三卷凡十種已刻者祇年表越辰表二種耳辛酉人日

唐寫本字寶殘卷跋己未

此殘卷存序文蓋類書也分為四聲則依均編次者蓋宋人所撰韻類題選書林均會之祖也

唐寫本季布歌孝子董永傳殘卷跋

二殘卷皆用七言叙故事季布歌與史漢本傳合巴黎書目亦有之董永傳與御覽四百十一所引劉向孝子傳合

宋槧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

宋槧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日本高山寺舊藏今在三浦將軍許闕卷上第一葉卷中第二三葉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款

一行中瓦子爲宋臨安府街名倡優劇場之所在也吴自牧夢粱録卷十九云杭之瓦舍内外合計有十七處如清泠橋熈春樓下謂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樓前謂之中瓦子又卷十五鋪席門保佑坊前張官人經史子文籍鋪其次即爲中瓦子前諸鋪此云中瓦子張家印蓋即夢粱録所謂張官人經史子文籍鋪南宋臨安書肆若太廟前尹家太學前陸家鞔鼓橋陳家所刊書籍世多知之中瓦子張家惟此一見而已此書與五代平話京本小說及宣和遺事體例略同三卷之書共分十七節亦後世小說分章回之祖其稱詩話非唐宋士夫所謂詩話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名其有詞有話者則謂之詞話也是園書目有宋人詞話十六種宣和遺事其一也詞話之名非遵王所能杜撰必此十六種中有題詞話者此書有詩無詞故名詩話皆夢粱録都城紀勝所謂說話之一種也書中載元奘取經

皆出猴行者之力即西游演義所本又考陶南村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實金人之作中有唐三藏一本錄鬼簿載元吳昌齡雜劇有唐三藏西天取經其書至國初尚存也是園書目有吳昌齡西游記四卷曹楝亭書目有西游記六卷無名氏傳奇彙考亦有北西游記云今用北曲元人作蓋即昌齡所撰雜劇也今金人院本元人雜劇皆佚而南宋人所撰話本尚存豈非人間希有之祕笈乎聞日本德富蘇峯尚藏一大字本題大唐三藏取經記不知與小字本異同何如也乙卯春

唐寫本摩訶般若波羅密經殘卷跋 辛酉

唐人書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卷一後有跋云弱水府折衝都尉錢唐縣開國男菩薩戒弟子鄧元穆為七世父母敬寫大品經一部願法界衆生同登正覺云云案唐書地理志載諸折衝府名無弱水惟楊炎撰四鎮節度副使右金吾大將軍楊和神道

碑（見文苑英華）云始自弱水府別將至執金吾此有弱水府折衝都尉均足以據補唐志之闕弱水府以地理言之當設於甘州而折衝府之廢在唐中葉則此卷當是玄肅二宗世甘州所書也

晉開運刻毘沙門天王象跋

古人造佛菩薩象作功德於範金刻石圖繪外兼有雕板余見敦煌所出唐人寫經紙背印有木刻千佛象是唐刻也又見日本久原文庫藏彼國僧玄證所摹吳越國印造應現觀音象中畫觀世音菩薩其手中蓮華與足下蓮座旁注赤字皆印成後復加采色者旁畫二十四種應現下錄真言共二十四行末云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印造以摹本度之原本刻畫頗極工致與此刻之朴素者不同此開運四年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刻大聖毘沙門天王象在彼刻前又西陲少良工頗朴拙然中國刻象中之有年號當以此為最古矣曩在京師見法

國伯希和教授所得一本亟錄其後記以未及影印為憾此吳縣曹君直侍讀藏本辛酉歲暮假以影印因裝此軸惜吳越印象為吾浙舊刻又視此刻為工今日竟不得見也

雕板之事肇於有唐杜子美詩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然是陰識非陽刻也陽文之始自刻書始唐中葉亦已有之元微之作白氏長慶集序自注云揚越多作書摹勒樂天及余雜詩賣於市肆之中是唐代已有雕板書之證其有紀年可考者則自五代長興九經始攷九經開雕於後唐長興三年竣工於後周廣順三年其中五經三傳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先成成於後晉開運三年後漢初田敏使荆南以新印五經遺高從誨聊城楊氏藏景宋鈔本九經字樣前有開運丙午田敏序是也此象刻於開運四年即劉漢所稱天福十二年在丙午後一年下有刻象記十四行行九十八字為現存雕板文字有紀年

之最古者元忠又刻小字金剛經今藏巴黎國民圖書館末署天福十五年乙酉歲五月十五日記雕板押衙雷延美則在此刻後三年矣

五代刻寶篋印陀羅經跋

此卷出吳興天寧寺近聞郡中人言謂本置於經幢下石刻象鼻中鼻有石楔近忽脫落乃於其中得此經數卷其言信否非目驗不能明也攷唐代刊書歷日字書外以佛經為最早司空表聖文集有為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云自洛城罔遇時交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鎪云云是惠確以前東都早有律藏印本近敦煌所出一切如來佛頂尊勝陀羅尼其二行大朝灌頂國師三藏大廣智不空譯十四字國字上空一格蓋亦唐刊本也敦煌所出尚有晉天福十五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所刊金剛經此經之刊僅後於彼六年然彼刊

於邊垂此刊於文化最盛之吳越所刊殊有工拙之別況敦煌所出二經皆歸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則中國第一刊本烏得不推此本耶壬戌冬日又記

弁陽翁齊東野語謂雲川南景德寺為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欏木為之佛像尤古咸淳三年辛未火忽起自佛腹其中藏經數百卷多五代及國初時人手寫皆硾碧紙金銀書間有舍利珠玉金銀錢之類多為宗子所得嘗見一僕得金銀書心經一囊凡十卷長僅二寸卷首各繪佛像亦頗精妙云云此卷長短正與弁陽翁所記相同知當時自有此一種小經卷前疑此卷為金塗塔中物者亦未必盡然也

明黃勉之刻楚辭章句跋

明吳中黃勉之刻楚辭章句十七卷丁巳春得於上海行款古雅實出宋槧書中不避宋諱然目錄自九章至九思均有傳字

與洪興祖補注所引一本合題名二行舊云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後漢校書郎王逸章句此本改為漢劉向子政編集王逸叔師章句并為一行而加後學西蜀高弟吳郡黃省曾校正一行其餘猶宋本舊式也舊為張船山藏書前有張問陶印小除夕記

蒙古刊李賀歌詩編跋

案趙衍跋題丙辰者蒙古憲宗六年雙谿中書君者耶律丞相鑄也蓋蒙古刊本非金刊本也

又案元史耶律希亮傳憲宗嘗遣鑄覈錢糧於燕鑄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攜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歲丙辰憲宗召鑄還和林希亮獨留燕此本趙衍跋中述雙溪中書君出所藏舊本全與希亮傳年月相合是此本為蒙古憲宗丙辰所刊無疑矣

何義門跋以龍山為劉致君號非也秋澗集四十三西岩趙君文集云西岩崛起畎畝從龍山呂先生學又云虎岩龍山二公挺英邁不凡之材挾邁往凌雲之氣雅為中書令耶律公賓禮至令其子雙溪從之問學由是趙呂之學自為燕薊一派玉堂嘉話一記呂遜嘗談趙著呂鯤以詩鳴燕趙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嚴每得一聯一詠即提擲其帽於九龍山從旁謂曰不知李杜平時費多少帽子鬧者為之捧腹是龍山乃呂鯤字劉致君輩行較高不得至蒙古時尚在也乙丑夏五又記

宋刊分類集注杜工部詩跋壬戌

此書所集諸家注其名重者率偽作也東坡注之偽宋洪容齋已言之餘如王原叔仁宗時人徵引新史猶可說也乃引沈存中夢谿筆談豈不可笑蓋書肆中人一手所為也觀翁

杜詩須讀編年本分類本最可恨

偶閲數篇注支離可哂少陵名重身後乃遭此酷眞不幸也

明鈔北磵集跋

明鈔北磵集十卷頗有譌闕孟蘋既假涵芬樓所藏宋刊本校前八卷而宋本闕後二卷乃寄此二卷至京師屬余就圖書館所藏陸存齋捐入南學本校之陸本前錄吳甌亭跋謂出馬氏小玲瓏館宋本其卷十空聖予哀辭上有校語云以下宋本闕則似亦以宋本校過也然其本訛脫乃較此明鈔本尤多然亦有足以正此本之誤者天寒晷短予以二日之力始校畢并錄吳跋於後癸亥十月二十日記于京師履道坊之寓廬

元刊伯生詩續編跋

伯生詩續編三卷後至元庚辰劉氏日新堂刊案文靖道園學古錄刊於至正元年道園遺稿刊於至正十四年翰林珠玉未詳刊刻時代然已分在朝稿歸田稿當在學古錄之後現存虞

詩中以此刊為最古矣編中詩見於學古錄者惟卷上送家兄孟修還江南卷中商德符幽篁古木卷下題織錦回文二首餘並未見至虞勝伯堪編遺稿始多收之疑即據是編然如卷上送熊太古下第歸牧牛歌盧峯秋夕二首卷中謝人惠椶雨笠二首之一卷下金丹五頌題能靜齋明皇出遊圖宮詞西湖景手卷偶題共十首並遺稿所未載恐勝伯別有所據未必見是編矣卷末附葉氏四愛堂詩卷並文靖序此卷亦載皇元風雅後集卷四以校是編多太玄天師太乙子詹厚齋吳月灣彭孟圭李絅齋吳訥山諸人題詠而此編謝草庭詩前有小序亦風雅所未載蓋各從原卷選錄風雅雖刊於至元丙子在此刻前四年此卻非從風雅抄出也文靖一序學古錄亦不載惟錢梅野詩序則遺稿收之耳此刻雖出坊肆而字畫清析可與蔣易國朝風雅相伯仲在元季刊本中實為上駟矣丙寅仲冬

宮詞一絶見薩天錫集楊瑀山居新話亦以為天錫詩宜勝伯不收入遺稿中也又記

顧亭林文集跋

先生文集詩集皆手自編定文集與詩集本各五卷至第六卷則次耕先生所增輯故與全集體例不符其編次亦不如前五卷之善全謝山謂詩文集皆次耕編輯者誤也此事至微惟明眼人能辨之

先生於康熙己未年十八作春雨詩曰平生好修辭著集逾十卷此詩文集十卷為手編之證其云逾十卷者亦約言之耳

南唐二主詞跋

右南詞本南唐二主詞與常熟毛氏所鈔無錫侯氏所刻同出一源猶是南宋初輯本殆即直齋書錄解題所著錄宋長沙書肆所刊行者也直齋云卷首四闋應天長望遠行各一浣溪沙

二中主所作重光書書之墨跡在盱江晁氏今此本正同又注中引曹功顯節度孟郡王曾端伯諸人案功顯曹勛字宋史勛本傳以紹興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贈少保又外戚傳孟忠厚以紹興七年封信安郡王紹興二十七年卒曾端伯慥亦紹興時人以此數條推之則編輯者當在紹興之季曹功顯已拜節度之後未加太尉之前也且半從真跡編錄尤為可據故如式寫錄另為補遺及校勘記附後諸本得失覽者當自得之宣統改元春三月

赤城詞跋

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歌詞類赤城詞一卷陳克子高撰而詩集類又有子高天台集十卷外集四卷長短句三卷是子高詞在宋末已有二本矣今二本皆佚此本從曾慥樂府雅詞抄

出亦傳世蒲江東澤之流亞也宣統改元三月過錄樊榭老人手鈔宋元四家詞本

雙溪詩餘跋

壬子夏日於董氏誦芬室見雙溪文集殘本明嘉靖刊幸詩餘尚全因假歸令兒子潛明影寫之此集傳世甚稀竹垞𥳑詞綜時未見此書此本乃嘉靖十二年所刊前有潘滋序計為書十七卷與文淵閣之二十七卷編次不同目錄家亦罕見著錄詞雖不甚工亦一家眷屬也

王周士詞跋

王周士詞一卷宋王以凝撰以凝字周士湘潭人由太學生仕鼎澧帥幕靖康初徽天下兵以凝走鼎州乞解太原圍建炎中以宣撫司參謀制置襄鄧是編依毛晉汲古閣舊鈔過錄凡三十一首以凝詞句法精壯如和虞彥恭寄錢遜升蘦山溪一闋

重午登霞樓滿庭芳一闋艤舟洪江步下浣溪沙一闋絶無南宋浮艷虛薄之習其他作亦多類是也

蛻巖詞跋

蛻巖詞二卷厲樊榭先生校本長塘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此乾隆間舊抄亦從鮑出所缺字略同唯上卷南浦詞自注艤舟南浦因賦題鮑刻漏賦題二字知從鈔本出不從刻本出矣宣統改元閏二月取鮑刻校勘一過并錄厲跋因記于後

鷗夢詞跋

江山劉彥清先生(履芬)漚夢詞手稿一卷光緒乙巳得于吳中上有彥翁手錄同時詞人評隲商榷之語小者杜小舫(文瀾)少者勒少仲(方錡)瘦者潘瘦羊(鍾瑞)也宣統改元夏四月

詞林萬選跋

此汲古閣刻詞苑英華中一種也提要疑升庵原本已佚此為

後來依託并歷舉其考證之疏然考證之疏自是明人通病且其中頗有與升庵詞品印證之處未必即為依託也前有焦氏藏書印乃理堂先生故物尤可寶也光緒戊申秋七月積暑初退于廠肆得此本喜而誌之

張孝純百字令跋眉秀目云云此詞見劉昌詩蘆浦筆記據劉祁歸潛志係宇文虛中作

元刊雜劇三十種序錄

元刊雜劇三十種今藏上虞羅氏舊在吳縣黃蕘圃丕烈家書匣上刻蕘翁楷書十二字曰元刻古今雜劇乙編士禮居藏隸書二字曰集部往見蕘翁題跋輒自誇所藏詞曲之富而怪其所跋詞曲不過數種殊無以徵其說後見錢唐丁氏所藏元刊樂府新編陽春白雪渾陽端氏所藏元刊琵琶荊釵二記皆蕘翁故物今復見是編雜劇三十種且題曰乙編則必尚有甲編

丙丁以降亦容有之則信乎足以此自豪矣日本京都文科大學既假此編景刊行世流傳中土者絕少又原書次序先後舛錯因為之釐定並書其端曰元雜劇之存於今者寡矣國初藏書家蒐羅元劇者曰虞山錢氏江陰季氏錢氏也是園書目最錄元人雜劇一百四十種季滄葦書目有鈔本元曲三百本一百冊然其後均不知所歸亦未有紀及此事者蓋存佚已不可問矣舉世所見獨明長興臧晉叔懋循之元曲選百種與西廂五劇而臧選之中尚有明初人作六種則傳世元劇實尚不及百種今此編三十種中其十三種臧選有之其餘十七種皆海內孤本并有自元以來未見著錄者有明中葉後人所不得見者於是傳世元劇驟增至一百十有六種即與臧選複出者體製文字亦大有異同足供比勘之助且臧選刊於明萬歷間西廂刊本世號最善者亦僅明季翻刊周憲王本故南戲尚有元

刊本而北劇則無聞焉凡戲劇諸書經後人寫刊者往往改易體例增損字句此本雖出坊間多訛別之字而元劇之真面目獨賴是以見誠可謂驚人祕笈矣原書本無次第及作者姓氏爰曾爲之釐定時代考訂撰人錄目如左世之君子以覽觀焉

乙卯秋九月初吉

目次

大都新編關張雙赴西蜀夢

元關漢卿撰漢卿號已齋叟大都人太醫院尹案雜劇之名已見於唐宋時至元時雜劇一體實漢卿創之元鍾嗣成錄鬼簿著錄雜劇以漢卿爲首明甯獻王太和正音譜以馬致遠爲首然於關漢卿下云初爲雜劇之始均以雜劇爲漢卿所創也漢卿時代世無定說楊廉夫元宮詞云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絃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

是以漢卿為金人也錄鬼簿但紀漢卿為太醫院尹而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則云金末為太醫院尹金亡不仕蔣氏之言不知有據否據陶九成輟耕錄則漢卿入元至中統初尚存而自金亡至元中統元年凡二十有六年則金亡時漢卿尚少壯也又鬼董一書末有元泰定丙寅臨安錢孚跋云關解元之所傳世皆以解元為即漢卿堯山堂外紀遂以此書為漢卿撰錢少詹補元史藝文志仍之案蒙古滅金後惟太宗九年一行科舉後廢而不舉者七十八年是漢卿得解當在金世至中統之初固已垂老矣由是言之漢卿所撰雜劇六十餘種當出於金元興與元中統二三十年之間此劇刊板出於元季而上冠以大都新編四字蓋翻刊舊本也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並著錄

新刊關目閨怨佳人拜月亭

元關漢卿撰此劇紀事與南曲拜月亭記同皆譜金宣宗南遷時事乃南曲所從出也明人如何元朗臧晉叔輩激賞南拜月亭以為在琵琶之上然南曲佳處多出此劇蓋何臧諸氏均未見此本也錄鬼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並著錄錢目作王瑞蘭私禱拜月亭或係別本

古杭新刊的本關大王單刀會

元關漢卿撰錄鬼簿正音譜錢目並著錄錢作關大王獨赴單刀會

新刊關目詐妮子調風月

元關漢卿撰錄鬼簿正音譜並著錄

新刊關目好酒趙元遇上皇

元高文秀撰文秀東平人府學生早卒此劇錄鬼簿正音譜錢目並著錄

大都新編楚昭王踈者下船

元鄭廷玉撰廷玉彰德人録鬼簿正音譜錢目並著録元曲選乙集有刊本

新刊關目看錢奴買寃家債主

元鄭廷玉撰録鬼簿正音譜錢目並著録元曲選癸集有刊本

新刊的本泰華山陳摶高臥

元馬致遠撰致遠號東籬大都人江浙行省務官此劇録鬼簿正音譜錢目並著録元曲選戊集有刊本

新刊關目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元馬致遠撰正音譜錢目並著録元曲選癸集有刊本

新刊的本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元武漢臣撰漢臣濟南府人録鬼簿正音譜錢目並著録元

曲選丙集有刊本

古杭新刊的本尉遲恭三奪槊

元尚仲賢撰仲賢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是劇錄鬼簿著錄

元曲選庚集有尉遲恭單鞭奪槊與此全異

新刊關目漢高皇濯足氣英布

元尚仲賢撰錄鬼簿正音譜錢目並著錄元曲選辛集有刊

本不署撰人

趙氏孤兒

元紀君祥撰君祥大都人錄鬼簿正音譜錢目並著錄元曲

選壬集有刊本錄鬼簿元曲選作趙氏孤兒寃報寃錢作趙

氏孤兒大報讐

古杭新刊的本關目風月紫雲庭

錄鬼簿於石君寶戴善甫下均有諸宮調風月紫雲亭雜劇

君寶（正音譜元曲選錢目均作君實）平陽人善甫真定人江浙行省務官此本未知誰作

大都新編關目公孫汗衫記

元張國賓撰國賓大都人教坊管勾是劇錄鬼簿正音譜並著錄元曲選甲集有刊本作相國寺公孫合汗衫

新刊的本薛仁貴衣錦還鄉關目全

元張國賓撰錄鬼簿正音譜並著錄元曲選乙集有刊本

新刊關目張鼎智勘魔合羅

元孟漢卿撰漢卿亳州人是劇錄鬼簿正音譜錢目並著錄元曲選辛集有刊本作張孔目智勘魔合羅

古杭新刊關目的本李太白貶夜郎

元王伯成撰伯成涿州人錄鬼簿正音譜並著錄

新編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

元岳伯川撰伯川平陽人或云鎮江人錄鬼簿正音譜錢目並著錄元曲選丙集有刊本作呂洞賓度鐵拐李錄鬼簿同錢作鐵拐李借尸還魂

新編關目音文公火燒介子推

元狄君厚撰君厚平陽人錄鬼簿正音譜並著錄

大都新刊關目的本東窗事犯

錄鬼簿載孔文卿金仁傑所撰雜劇均有秦太師東窗事犯文卿平陽人仁傑字志甫杭州人建康崇寧務官此本未知誰作正音譜錢目亦著錄

古杭新刊關目霍光鬼諫

元楊梓撰梓海鹽人至元三十年元師征爪哇梓以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以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爪哇降梓引其宰相昔剌難荅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元史爪哇

後為安撫大使官至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卒贈兩浙都轉轉運使上輕車都尉宏農郡侯謚康惠（姚桐壽樂郊私語及董穀續澉水志）樂郊私語稱澉川楊氏康惠公梓節俠風流善音律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公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第其著作姓名耳則是劇實梓所撰有元一代雜劇家皆書生小吏名公卿為之者惟梓一人正音譜著錄此劇作無名氏撰蓋未見樂郊私語耳

新刊死生交范張雞黍

元宮天挺撰天挺字大用大名開州人歷學官除釣臺書院山長卒於常州此劇錄鬼簿正音譜錢目皆著錄元曲選已集有刊本

新刊關目嚴子陵垂釣七里灘

元宮天挺撰各書均未著錄惟錄鬼簿載宮大用所撰雜劇

有嚴子陵釣魚臺此劇文字雄勁遒麗有健鶻摩空之致與
范張雞黍定出一手故定為大用之作大用曾為釣臺書院
山長故作是劇也
古杭新刊關目輔成王周公攝政
元鄭光祖撰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此
劇錄鬼簿正音譜並著錄
新刊關目全蕭何追韓信
元金仁傑撰仁傑字里見前錄鬼簿正音譜並著錄
新刊關目陳季卿悟道竹葉舟
元范康撰康字子安杭州人錄鬼簿正音譜錢目並著錄元
曲選己集有刊本
新刊關目諸葛亮博望燒屯
元無名氏撰正音譜錢目並著錄

新編足本關目張千替殺妻

元無名氏撰正音譜著錄作張子替殺妻

古杭新刊小張屠焚兒救母

元無名氏撰各書均未著錄此劇紀汴梁張某事母至孝母病劇與其妻遙禱東岳神願以子焚諸醮盆以乞母命後為鬼卒所救兒得不死案元典章五十七載皇慶元年正月某日福建廉訪使承奉行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呈據山東京西道廉訪司申本道封內有泰山東岳已有朝廷頒降祀典歲時致祭殊非細民諂瀆之事（中略）近為劉信酬願將伊三歲癡兒抛投醮紙火盆以致傷殘骨肉絕滅天理云云則此事元時乃真有之不過劇中易劉為張又謬悠其事實耳然則此劇之作當在皇慶以後矣

右雜劇三十種題大都新編者三大都新刊者一古杭新刊者

七又小字二十六種大字四種似元人集各處刊本為一帙者然其紙墨與板式大小大略相同知仍是元季一處彙刊其署大都新刊或古杭新刊者乃仍舊本標題耳

元曲選跋

元人雜劇罕見別本元人雜劇選久不可見即以單行本言平生僅見鄭廷玉楚昭王疎者下船一種乃錢唐丁氏善本書室所藏明初寫本曲文拙劣尚在此本下蓋經優伶改竄也此百種巋然獨存嗚呼晉叔之功大矣晉叔名懋循長興人官南京太常博士錢東澗朱梅里亟稱之宣統庚戌仲春將全書評點一過略以雍熙樂府校之不能徧也

漢宮秋雜劇梅花酒草已添黃色早迎霜雍熙樂府作兎起早迎霜案樂府是也王得臣麈史下官制時將作監簿改為承務郎或曰遷官則為迎霜兎矣觀此知作兎為合古人淹雅雖曲

家猶如此不可及也

雜劇十段錦跋

雜劇十段錦十卷明嘉靖戊午紹陶室刊分甲乙丙丁十集凡十種內關雲長義勇辭金李亞仙花酒曲江池蟠桃會八仙慶壽趙貞姬死後團圓黑旋風仗義疎財清河縣繼母大賢豹子和尚自還俗蘭紅訴良煙花夢八種見錢遵王也是園書目皆明周憲王有燉撰其漢相如獻賦題橋胡仲淵聰寃雷州二種撰人無攷案鍾繼先錄鬼簿關漢卿屈子敬皆有昇仙橋相如題柱雜劇也是園書目明無名氏有司馬相如題橋元明雜劇往往一題數本此書八種既為憲王之作則此二種恐亦出憲王手也憲王樂府獨步明初音調諧美中原絃索多用之李空同汴中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又牛左史詩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

明月下樊樓蓋宣正正嘉百年之間風行之盛如此然其著述傳世甚稀明朱灌甫萬卷堂聚樂堂兩書目均有憲王所撰誠齋樂府十册近百年間唯錢唐汪氏振綺堂書目尚有此書後歸仁和朱氏結一廬由朱氏入豐潤張氏辛丑金陵之亂張氏之書散亡殆盡未必尚在人間其流傳零種平生所見僅有黃陂陳氏所藏張天師明斷辰勾月呂洞賓花月神仙會紫陽仙三度常椿壽東華仙三度十長生群仙慶壽蟠桃會蟠桃會八仙慶壽六種上虞羅氏所藏洛陽風月牡丹仙十美人慶賞牡丹園天香圃牡丹品三種與此書複出者僅一種然則此書十中之九為海内孤本矣卷首有錢遵王藏印而不見於也是述古二目殆為晚年所得後歸朱竹垞郁泰峯今歸武進董授經廷尉廷尉以是書傳世甚希不自閟惜乃用玻璃版精印百部以廣流傳而屬國維書其後竊謂廷尉好古精鑒不減遵王至

於流通古書嘉惠藝林則尤有古人之風非遵王輩所能及已

癸丑八月

羅懋登註拜月亭跋

世之論傳奇者輒曰荆劉拜殺皆明初人作也白兎不識何人所撰荆釵出於寧獻王（權）殺狗出於徐仲由（㕣）拜月亭則元王實父關漢卿均有雜劇而南曲本相傳出於元施君美（惠）何元朗臧晉叔王元美均謂如此然元鍾嗣成錄鬼簿但謂君美詩酒之暇唯以填詞和曲為事有古今砌話編成一集而不言其有此本元朗諸家之言不知何據今案此本第四折中有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句此乃用明太祖微行時為閹豕者題春聯語可證其為明初人之作也

拜月亭明毛子晉刻入六十種曲題曰幽閨記今取毛刻與此本相校則第一折中之緱山月以下五闋毛本移入第十一折

而闕目之名亦自不同可知此本較毛本為古然明程明善嘯餘譜南曲中所選喜遷鶯杏花天小桃紅三闋此本亦無之則此本雖古於毛本亦經明中葉以後刪改者然在今日可云第一善本矣宣統紀元正月三日

雍熙樂府跋

此雍熙樂府二十卷足本光緒戊申冬日得于京師案此書明代凡經三刻第一次刊于嘉靖辛卯即此刻祖本提要所謂舊本題海西廣氏編者也第二次刻于嘉靖庚子有楚愍王顯榕序第三次則嘉靖丙寅本有安肅春山序錢唐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箸錄者是也此乃楚藩刻本與丁氏之安肅本同為二十卷較四庫箸錄者多至七卷是可寶也

此書出于粵東藏書家不知何人將安肅春山序鈔錄于卷首且改嘉靖丙寅為丙辰不知嘉靖初無丙辰庚子嘉靖十九年

丙寅則永陵厭代之歲也

項見楝亭書目雍熙二十卷明蒼嵒郭□□又與提要所云題廣氏編者不同并識于此

宣統改元冬十月見日本毛利侯草月樓書目有雍熙樂府十六卷明郭勛編案勛明武定侯郭英曾孫正德初嗣侯嘉靖十九年進翊國公加太師後有罪下獄死史稱其桀黠有智數頗涉書史則此書必其所編也明史附見郭英傳

又見明嘉靖本艸堂詩餘末一行曰安肅荊聚校刊下有印記曰春山居士則春山乃荊聚別字附識于此宣統改元元夕前一夜

曲品新傳奇品跋

此書誤字纍纍文又拙劣然無名氏傳奇彙攷江都黃文暘曲目多取材於此蓋著錄戲曲之書除元鍾醜齋錄鬼簿明甯獻

王太和正音譜外以此為最古矣內曲品二卷鬱藍生撰其新傳奇品五頁則高奕所續成此本誤列在中卷之下下卷之上卷末之新傳奇品當入曲品下卷鬱藍生與陳玉陽葉桐柏同輩乃明萬曆間人奕已入國朝新傳奇品序中自云高奕爾音甫傳奇彙攷則云奕字太初則爾音其別字也光緒戊申冬月假此本手錄一過并為校補數處

明熊忠節題稿跋

宋人論漢代文書之速舉趙充國陳兵利害書以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按辛武賢與充國之爭所係甚鉅利害亦未易決而自戊至甲七日已報其奏宜充國之有成功也此疏上於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始奉聖旨該部知道疏中所言士氣之餒軍備之弛皆間不容髮之事又非趙辛議論不同之比而遲至半年始下兵部何其緩

也且大清兵入塞在十五年十一月北歸在十六年夏四月明季政事之叢脞已可概見此時忠節已得罪南徙而下此疏者思宗有悔意歟壬戌十一月

明太傅朱文恪公手定册立光宗儀注藁卷跋

此卷舊為朱氏家藏今歸吾友蔣孟蘋學部案竹垞先生史館上總裁第六書及書先太傅奏疏尺牘卷後並云册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蓋即據此文恪手定儀注為說也上總裁書又言公上言國朝册立東宮無謁謝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實錄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今此稿中皇太子有拜母妃無拜皇貴妃事則竹垞之言信矣又稿中本有一內侍引皇太子詣恭妃前行四拜禮一內侍引□王詣皇貴妃前□王詣端妃前各行四拜禮二條文恪刪之而於末增入一內侍引皇太子親王各詣母妃前行四拜禮一條蓋

時福王母已爲皇貴妃而皇太子母尚爲恭妃與端王母端妃名位不殊言之不順故以母妃二字渾括此等處極有用意昔竹垞言其家有客堂所藏文恪手跡多至四櫝經亂盡失之旣而搜訪掇拾五十年裝界成六册皆奏疏尺牘也此卷旣非疏藁又係摺本當不在所裝六册之內今六册者不知存佚而此卷獨存足以見前代大臣之用心是足珍已辛酉孟冬

澗上草堂會合詩卷跋

右楊潛夫徐俟齋貫時朱柏廬四先生會合詩俟齋復爲之序詩與序俱不見居易堂集中葢緣少作刪之是歲俟齋居金墅墓廬柏廬自崑山徒步詣之貫時本居城中吳趨里第因柏廬遠來故與潛夫俱來會也卷中詩之先後以齒爲序是歲潛夫年三十三俟齋年二十八柏廬年二十三貫時生年雖無可攷然詩在柏廬前當長於柏廬數歲矣此爲徐朱被家難後第一

次會合侯齋詩云靈均仍楚官魯連甘秦坑二語分指其父文靖及朱節孝先生又云胡為余小子身重髮膚輕則自謂乙酉冬在松陵被獲髡首事也項上虞羅叔言參事作侯齋先生年譜始及侯齋與貫時參辰之事觀於順治戊戌侯齋大病瀕死貫時乃不聞問則參事之言殊信此卷前於戊戌者十年貫時尚至山中則其兄弟參池當在數年以後矣庚申夏五

乾隆諸賢送曾南邨守郴州詩卷跋 壬戌

卷中竹汀先生詩十章不載潛研堂詩集中末有大昕及之二印及之為先生舊字人間亦罕知者案先生弟大昭字晦之則先生宜字及之也此卷題詩皆雍乾老輩其有詩集行世者惟竹汀先生潛研堂詩集耳

段懋堂手蹟跋

平生於小學最服膺懋堂先生以為許洨長後一人也顧其手

跡傳世甚稀往見高郵王氏藏先生致懷祖觀察手札十許通歎爲巨觀此紙出唐棲勞氏與乾嘉諸名人致嚴修能書札同在一册中殆嚴氏物耶味蕪先生抑修能父半塘之别號耶辛酉長至日付裝成記

周之琦鶴塔銘手蹟跋

書法一道山陰平原範圍百代唐宋以來無或踰越完白山人奪乎千載之下真積力久别張一軍安吳荊谿此喁彼于遂成宗派世人爭重山人篆書不知其行楷書尤有關於百年以來風氣也山人一派安吳書跡遍天下而荊谿書傳世甚少今觀此卷寓駿快於頓挫出新意於舊規與近日所出兩晉六朝墨跡波瀾莫二蓋精誠之至與古冥合亦如山人篆書與新出漢司徒袁敞碑同一機軸也丙寅祀竈後一日

沈乙庵先生絶筆楹聯跋壬戌

東軒先生彌天四海之量撥亂反正之志四通六闢之識深極研幾之學邁往不屑之韻沈博絕麗之文雖千載後猶奕奕有生氣矧在形神未離之頃耶此書作於易簀前數小時而氣象筆力如是先生之視軀體直是傳舍耳陟降以往無乎不在其尾星耶兜率天耶對此遺跡誰謂先生不在人間也世有唱神滅論者請以此難之

觀堂別集 卷四

海甯 王 國維

尚書覈詁序

古經多難讀而尚書爲最伏生今文之學其傳爲歐陽大小夏侯各有章句孔安國本傳伏生之學後見孔壁古文別以名其家傳至賈馬鄭王遞有修正今今古文諸家之學並亡然世之僞孔傳可謂集其大成者也僞孔之學經南朝而專行於唐宋初歐陽永叔劉原父始爲新學而東坡書傳王元澤新經義林少穎全解並脫注疏束縛而以己意說經朱子草創書注多採其說朱書雖未就蔡季通集傳可謂集宋人之大成者也蔡氏之書行於學校者又數百年然閱歲二千名家數十而書之難讀也如故近三百年閻百詩惠定宇始確定孔本之僞江艮庭

王鳳喈更為馬鄭之學段氏孫氏又博之以夏侯歐陽而高郵王氏父子涵泳經文通以雅故所得尤多德清瑞安並祖述其學然後此經稍稍可讀惜未有薈萃而畫一之如孔傳之於漢魏諸家蔡傳之於宋人者惟長沙王氏書稍近之然網羅異說無所折衷又頗以繁博為病門人常德楊筠如近作尚書覈詁博攬諸家文約義盡亦往往自出己說不違雅詁其於近三百年之說亦如漢魏之有孔傳宋人之有蔡傳也其得經意亦較蔡氏為多猶蔡氏之書優於偽孔皆時為之也筠如英年力學異日更深造自得著為定本使千載而下讀商周人之書若聞鄉人之相語而所謂難讀者日以鮮焉則亦將奪孔蔡二傳之席而代之矣丁卯首夏

隨庵所藏甲骨文字序

甲骨文字出於安陽之小屯福山王文敏公首得之文敏殉國

悉歸丹徒劉鐵雲觀察鶚鐵雲又續有所得選其精者印行為鐵雲藏龜一書嗣後安陽所出多歸上虞羅叔言參事參事所藏凡二三萬片印於殷虛書契前後編者皆其選也顧甲骨閱時既久其質頗脆非如吉金樂石可把玩摩挲者余於劉羅二君皆至稔然於其所藏除藏龜書契二書所載及羅氏選拓數十冊外固未能盡覽焉丙辰丁巳間鐵雲所藏一部歸於英人哈同氏余為編次考釋之始知鐵雲所藏之佳者藏龜一書固未能盡之又鄞縣馬君叔平贈余以京師大學及其所藏甲骨拓本千餘片其中文字頗有出於藏龜書契二書外者益知殷虛遺物片骨隻字皆足資考證而劉羅二家選印之舉蓋出於不得已也庚申秋日積餘先生復出所藏甲骨拓本見示其中小半參事已選印入殷虛書契後編然其中文字異體及卜辭之可資考證而為參事所遺者亦尚有之此研究古文字及制

度者所不可不肄業及之也且甲骨一經摹拓便有損壞先生此拓其與實物同寶之庚申七月廿七日

殷虛文字類編序

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學者余所見得四人焉曰嘉興唐立庵友蘭曰東莞容希白庚曰膠州柯純卿昌濟曰番禺商錫永承祚立庵孤學於書無所不窺嘗據古書古器以校說文解字希白則專攻古金文欲補吳縣吳窓齋中丞之書而其書皆未就純卿為鳳蓀學士次子年最少讀書亦最多嘗以書問字於余余歎其逸足每思所以範之前歲撰殷虛書契補釋一編寄余尚未能中繩墨也錫永從上虞羅叔言參事游壬戌夏持參事書訪余於上海出所纂殷虛文字類編索余文弁其首癸亥五月余來京師錫永書亦垂刊成乃始得而序之夫殷虛文字之學始於瑞安孫仲容比部而實大成於參事參事於宣統庚戌撰

殷虛貞卜文字考甲寅復撰殷虛書契考釋創獲甚多丙辰之
夏復集殷虛文字之不可識者為殷虛書契待問編參事與余
續有所釋皆箋識其上其於考釋一書又大有增刪錫永乃彙
諸書以說文次序編之其所自釋者亦十之一二精密矜慎不
作穿鑿附會之說如編中釋公衍杋壬狃猷諸字均極精確又
如[illegible]字余釋為解祇以从兩手判牛角與从刀判牛角同意
錫永乃謂篆文之刀乃𠂇之省尤為神悟嗚呼如錫永此書可
以傳世矣雖然書契文字之學自孫比部而羅參事而余所得
發明者不過十之二三而文字之外若人名若地理若禮制有
待于考究者尤多故此新出之史料在在與舊史料相需故古
文字古器物之學與經史之學實相表裏惟能達觀二者之際
不屈舊以就新亦不紲新以從舊然後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
乃可信於後世若以錫永之條理劑以立庵純卿之博綜他日

所得必將有進於是編者余雖不敏猶將濡筆而序之夏至後十日序于京師萬華門北之寓廬

金文編序

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許叔重撰說文解字竊取此義於文字之形聲義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闕至晉荀勗等寫定穆天子傳於古文之不可識者但如其字以隸寫之猶此志也宋劉原父楊南仲輩釋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王俅薛尚功之書出每器必有釋文雖字之絕不可釋者亦必附會穿鑿以釋之甚失古人闕疑之怡近時阮文達吳荷屋吳子苾諸家書亦仍其例惟吳淸卿中丞之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始專摹款識不附釋文又中丞撰說文古籀補別以字之不可識者爲附錄一篇乃有合於說文注闕之例今古文日出古文字之學亦日進中丞書中附錄之字頗有可灼知其爲

某字者其本書中之字亦有不能不致疑者顧未有續中丞書而補其闕遺匡其違失者亦茲學之缺典也癸亥冬日東莞容君希白出所著金文編相示其書祖述中丞而補正中丞書處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余案闕疑之說出於孔子蓋為一切學問言獨於小學則許叔重一用之荀勗輩再用之楊南仲三用之近時吳中丞又用之今日小學家如羅叔言參事考甲骨文字別撰殷虛文字待問編一卷亦用此法而希白是編與參事弟子商錫永殷虛文字類編用之為尤嚴至於他學無在而不可用此法古經中若易若書其難解蓋不下於古文字而古來治之者皆章疏句釋與王薛諸氏之釋彝器款識同余嘗欲撰尚書注盡闕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於孔氏闕疑之義荏苒數年未遑從事希白倘有意乎

甲子夏五書於京師履道坊北之永觀堂

漢書藝文志舉例後序

丙辰春余自日本歸上海卜居松江之湄閉戶讀書自病孤陋所從論學者除一二老輩外同輩惟舊友錢唐張君孟劬又從孟劬交元和孫君益庵二君所居距余居半里而近故時相過從二君為學皆得法於會稽章實齋先生讀書綜大略不為章句破碎之學孟劬有史微益庵有諸子通考既藉甚學者間丁巳秋益庵復出所撰漢書藝文志舉例索予一言余謂益庵之書精矣密矣其示後人以史法者備矣其書本為後之修史志編目錄者言故所舉各例不憚孅悉然如稱出入稱省諸例乃洞見劉略與班志之異同自來讀漢志者均未訟言及此竊歎世之善讀書者殆未有過於益庵者也顧曩讀漢志有未達者數事今略舉之班志全用七略即以中祕書目為國史書目然中祕之書亦有不入漢志者如六藝類尚書有古文經四十六

卷禮有古經五十六卷春秋有古經十二篇論語有古二十一篇孝經有古孔氏一篇皆冠於諸家經之首惟易無古文經然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是中書確有易古文經而志僅錄施孟梁邱三家經各十二篇與書禮春秋異例此未達者一也又別錄七略頗有異同志稱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錄而奏之今世所傳戰國策晏子荀子列子管子皆有劉向所撰錄各一篇山海經有劉歆所撰錄一篇（世所傳關尹子子華子於陵子皆有劉向所撰錄鄧析子有劉歆所撰錄均僞）所謂別錄是也其略出之目乃謂之略是錄與略本不應有異同錄略與漢志亦不應有異同乃別錄稱禮記四十九篇（經典釋文敘錄及樂記正義引）又稱古文記二百四篇（亦經典釋文敘錄）而志但著錄記百三十一篇又山海經錄稱定為十八篇而志僅有十三篇是錄略篇數互異又王逸楚辭章句序云劉向典校經書分楚辭為十六卷舊本楚辭亦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校書郎中臣王逸章句此當是王逸舊題逸去劉向未遠語當可信乃漢志無楚辭並無景差東方朔賦東方朔傳述劉向所錄朔書亦無七諫此未達者二也據此書所舉出入及省二例知班志於劉略稍有增損於其所入者如司馬法蹴鞠二書不過出此入彼至書家之劉向稽疑一篇小學家之揚雄杜林三篇儒家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賦家之揚雄八篇皆班氏所新入也然班氏所見七略未錄之書固不止此如律歷志之劉歆鍾律書及三統歷天文志之甘氏經石氏經夏氏日月傳星傳五行志之劉歆洪範五行傳皆班氏修書時所據者也叔孫通漢儀十一篇又班氏所上者也既有新入之例而此諸書獨不入此未達者三也此三疑者蓋久蓄於余心求之此書所舉例中亦未得其說既讀此書爰舉以相質以益庵之善於讀書必有以發千載之覆也丁巳

八月

待時軒仿古鉨印譜序

一藝之微風俗之盛衰見焉今之攻藝術者其心偷其力弱其氣虛憍而不定其為人也多而其自為也少厭常而好奇師心而不説學是故於繪畫未窺王惲之藩而輒效清湘八大放逸之筆於書則恥言趙董乃舍歐虞褚薛而學北朝碑工鄙別之體於刻印則鄙薄文何乃不宗秦漢而摹魏晉以後鐫鑿之迹其中本枵然無有而苟且鄙倍驕吝之意乃充塞於刀筆閒其去藝術遠矣余與上虞羅雪堂參事深有慨乎此參事有季子曰子期篤嗜篆刻其家所蓄有秦漢古鉨印千百鈕及近世所出古鉨印譜錄數十種子期年幼而志銳渾渾焉浩浩焉日摩挲耽翫于其中其于世之所謂高名厚利未嘗知也世人虛憍鄙倍之作未嘗見也其澤於古也至深而於今也若遺故其所

作於古人準繩規矩無豪髮遺憾乃至并其精神意味之不可傳者而傳之其伎如庖丁之解牛痀僂丈人之承蜩縱指之所至無不中者其全於天者歟其諸不為風俗所轉而能轉移風俗者歟風俗之轉移藝術之幸抑非徒藝術之幸也適子期以其所仿古鉨印譜見示因書以序之癸亥秋日

國學叢刊序

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

學之義廣矣古人所謂學兼知行言之今專以知言則學有三大類曰科學也史學也文學也凡記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謂之科學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者謂之史學

至出入二者間而兼有玩物適情之效者謂之文學然各科學有各科學之沿革而史學又有史學之科學（如通知幾劉史之類）若夫文學則有文學之學（如文心雕龍之類）焉有文學之史（如各史文苑傳）焉而科學史學之傑作亦即文學之傑作故三者非斠然有疆界而學術之蕃變書籍之浩瀚得以此三者括之焉凡事物必盡其眞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學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識之眞與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此史學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識道理之不能表以議論而但可表以情感者與夫不能求諸實地而但可求諸想像者此則文學之所有事古今東西之爲學均不能出此三者惟一國之民性質有所毗境遇有所限故或長于此學而短于彼學承學之子資力有偏頗歲月有涯涘故不能不主此學而從彼學且于一學之中又擇其一部而從事焉此不獨治一學當如是自學問之性質言

之亦固宜然然為一學無不有待于一切他學亦無不有造于一切他學故是丹而非素主入而奴出昔之學者或有之今日之真知學真為學者可信其無是也

夫然故吾所謂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之說可得而詳焉何以言學無新舊也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學上觀之與自史學上觀之其立論各不同自科學上觀之則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則聖賢所以別真僞也真僞非由聖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聖賢立也自史學上觀之則不獨事理之真與是者足資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視為不真之學說不是之制度風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與其所以適于一時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於方來故材料之足資參考者雖至纖悉不敢棄焉故物理學之歷

史謬說居其半焉哲學之歷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風俗之歷史弁髦居其半焉而史學家弗棄也此二學之異也然治科學者必有待于史學上之材料而治史學者亦不可無科學上之知識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于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科學即為調停之說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舊之說也

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疎密耳即從俗說而姑存中學西學之名則夫慮西學之盛之妨中學與慮中學之盛之妨西學者均不根之說也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京師號學問淵藪而通達誠篤之舊學家屈十指以計之不能滿也其治西學者不過為

羔雁禽犢之資其能貫串精博終身以之如舊學家者更難舉其一二風會否塞習尚荒落非一日矣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特余所謂中學非世之君子所謂中學所謂西學非今日學校所授之西學而已治毛詩爾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諸學而治博物學者苟質以詩騷草木之名狀而不知焉則于此學固未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證梁虞劌唐一行之說以明竹書紀年之非偽由大唐西域記以發見釋迦之支墓斯為得矣故一學既興他學自從之此由學問之事本無中西彼鰓鰓焉慮二者之不能並立者真不知世間有學問事者矣

顧新舊中西之爭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惟有用無用之論則比前二說為有力余謂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歐洲近世農

工商業之進步固由於物理化學之興然物理化學高深普徧之部與蒸氣電信有何關係乎動植物之學所關於樹藝畜牧者幾何天文之學所關於航海授時者幾何心理社會之學其得應用于政治教育者亦尠以科學而猶若是而況于史學文學乎然自他面言之則一切藝術悉由一切學問出古人所謂不學無術非虛語也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雖一物之解釋一事之決斷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雖宇宙中之一現象歷史上之一事實亦未始無所貢獻故深湛幽渺之思學者有所不避焉迂遠繁瑣之譏學者有所不辭焉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于人類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與知也學問之所以為古今中西所

崇敬者實由於此凡生民之先覺政治教育之指導利用厚生之淵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國之名譽與光輝而已世之君子可謂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者矣

以上三說其理至淺其事至明此在他國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猶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猶使余為此嘵嘵也適同人將刊行國學雜誌敢以此言序其端此誌之刊雖以中學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爭論此則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

甲寅歲莫余僑居日本為上虞羅叔言參事作殷虛書契考釋後序略述三百年來小學盛衰嘉興沈子培方伯見之以為可與言古音韻之學也然余於此學殊無所得惟竊怪自來治古音者詳於疊韻而忽於雙聲夫三十六字母乃唐宋間之字母

不足以律古音猶二百六部乃隋唐間之韻不足以律古韻乃近世言古韻者十數家而言古字母者除嘉定錢氏論古無輕脣舌上二音番禺陳氏考定廣韻四十字母此外無聞焉因思由陸氏釋文上溯諸徐邈李軌呂忱孫炎以求魏晉間之字母更溯諸漢人讀為讀若之字與經典異文以求兩漢之字母更溯諸經傳之轉注假借與篆文古文之形聲以為如此則三代之字母雖不可確知庶可得而擬議也然後類古字之同聲同義者以為一書古音之學至是乃始完具乙卯春歸國展墓謁方伯於上海以此願質之方伯莞然曰君為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數題為我輩遣日之資乎因相視大笑余又請業曰近儒皆言古韻明而後詁訓明然古人假借轉注多取諸雙聲段王二君雖各自定古音部目然其言詁訓也亦往往舍其所謂韻而用雙聲其以疊韻說詁訓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則謂古

韻明而後詁訓明毋寧謂古雙聲明而後詁訓明歟方伯曰豈直如君言古人轉注假借雖謂之全用雙聲可也雙聲或同韻或不同韻古字之互相假借轉注者有同聲而不同韻者矣未有同韻而不同聲者也君不讀劉成國釋名乎每字必以其雙聲釋之其非雙聲者大抵譌字也余因舉首章天顯也三字以質之方伯曰顯與濕（濟濕之濕）俱从㬎㬎聲濕讀它合反則顯亦當讀舌音故成國曰以舌腹言之余大驚且自喜其億而中也是歲復赴日本長夏無事稍就陸氏釋文以反切之第一字部分諸字及五六卷而中輟丙辰春復來上海寓所距方伯居頗近暇輒詣方伯談一日方伯語余曰棲霞郝氏爾雅義疏於詁言訓三篇皆以聲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蟲魚鳥獸諸篇以聲為義者甚多昔人於此似未能觀其會通君盍為部分條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學由許氏說文以上溯殷周古文止

矣自是以上我輩不獲見也音原之學自漢魏以溯諸羣經爾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輩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則知文字之孰為本義孰為引申假借之義蓋難言之即以爾雅權輿二字言釋詁之權輿始也釋草之其萌虇蕍釋蟲之蠸輿父守瓜三實一名又釋草之權黃華釋木之權黃英其義亦與此相關故謂權輿為虇蕍之引伸可也謂蠸蕍虇輿即用權輿之義以名之可也謂此五者同出於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義亦無不可也要之欲得其本義非綜合其後起諸義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無可如何也余感是言乃思為爾雅聲類以觀其會通然部分之法輒不得其衷蓋但以喉牙齒舌脣分類則合於爾雅之義例而同義之字聲音之關係讀之苦不甚顯若以字母分之聲音之關係顯矣然古之字母有幾又某字當屬何母非由魏晉六朝之反切以溯諸漢人讀為讀若之字及

諸經傳之異文篆文古文之形聲無由得之即令假定古音爲若干母或即用休寧戴氏古二十字母之說以部分爾雅則又破爾雅之義例蓋古字之假借轉注恒出入於同音諸母中又疑泥來日明諸母字雖不同音亦互相出入若此者爾雅既類而釋之今欲類之而反分之顛倒孰甚因悟此事之不易乃略推方伯之說爲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篇既以釋例名遂併其例之無關音聲者亦並釋之雖未必能盡方伯之意然方伯老且多疾未可强以著書雖以不佞犬馬之齒弱於方伯者二十餘載然曩者研求古字母之志任重道遠間以人事亦未敢期以必償而方伯音學上之絶識與余一得之見之合於方伯者乃三百年來小學極盛之結果他日音韻學之進步必由此道此戔戔小册者其說誠無足觀然其指不可以不記也故書以弁其首丙辰仲冬

魏石經考自序

余於丁巳作魏石經考據黃縣丁氏所藏殘石以定魏石經每行字數又由每行字數推定每碑行數復以御覽引洛陽記所載碑數及諸經字數參互求之以定魏石經經數又排比隸釋所存殘字為經文考古文考共書二卷刊行於廣倉學宭學術叢書中歲在辛酉復刪經文考古文考諸篇而掇取其首五篇編入觀堂集林癸亥春乃聞洛陽復出魏石經殘石一兩面分刻尚書無逸君奭二篇春秋僖文二公字數至千餘三月中始得拓本則已剖而為二又見尚書多士春秋文公一小石亦二百餘字比四月予來京師則見殘小石拓本至多其為書皐陶謨者有吳興徐氏所藏帝言一石夜五一石明庶一石禹四一石五典一石木泉一石應欲一石絑一石黼黻二石介退一石皖中周氏所藏都帝予一石女說一石尚書無逸篇則有鄞縣

馬氏所藏小烏一石其背為春秋僖公卅二三年經文春秋則有某氏所藏姬遇一石莊公卅年徐氏所藏趙數一石文公八年共十餘石已而復見無逸君奭一石未剖時拓本中間君奭篇題一行與春秋僖廿一年取濟西田一行具存餘亦較剖後拓本多十餘字此石與丁氏殘石正相銜接總今日所有殘石凡得二千有數字除磨滅不可見者尚二千字視五代宋初人所見拓本字已逾倍乃復為此考以補前考之未備焉

重輯蒼頡篇自序

字書創於史籀而蒼頡篇繼之史籀十五篇後漢已亡其六今其字存於說文者僅二百餘蓋不及原書之什一矣蒼頡三篇雖并於漢亡於唐然漢初所定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今散見於諸書所引者尚得十之五六乾嘉以來孫任諸家相繼纂輯並有成書近時陶陳諸氏補之其字益備余嘗取諸家之書讀

之竊怪其勤於蒐集而疎於體裁又詳於注解而略於本文也
夫古字書存於今日者在漢惟急就說文解字在六朝惟千字
文與玉篇耳此四種中說文與玉篇說字形者為一類急就千
文便諷誦者又為一類蒼頡一書據劉子政班孟堅許叔重所
說與近出之敦煌殘簡其與急就千文為類而不與說文玉篇
為類審矣乃元吾邱子行作學古篇謂蒼頡十五篇即說文部
目近世馬竹吾用其說遂盡取說文部首以入所輯蒼頡篇中
諸家輯本皆未明言其非亦不言蒼頡體例之何若其失一也
急就一篇皆用蒼頡正字劉班二家並著其說乃諸家輯本未
有採及之者蒐張郭之訓詁忘李趙之舊文其失二也國維有
鑒於此乃以己意重輯此書以史游所錄揚雄杜林所訓之字
為上卷則漢志蒼頡五十五章之正字也以見於他書所引者
為下卷則雜有揚雄訓纂賈魴滂喜所續之字者也又以蒼頡

本文為經而以揚杜張郭之訓詁列於其下則本文與注界畫分明蓋有前人之得而無其失者故刊而行之世之言小學者或有取於是歟己未冬十月

唐寫本唐韻殘卷校勘記自序

唐寫本唐韻存卷四卷五兩卷卷四之首及中間又有闕葉（闕一送至八未之前半又闕十九代之後半至二十五願之前半）藏吳縣蔣伯斧部郎（黼）家部郎曩跋此書謂此書雖名唐韻實陸法言切韻原本去歲余作唐韻別考舉十證以明此書是孫愐韻非法言韻蓋幾於論定矣考孫愐書在唐時別本至多書名亦不一據廣韻首所載孫愐自序雖稱唐韻然日本人源順所撰和名類聚鈔其所引有唐韻有孫愐切韻遼僧希麟撰續一切經音義又引孫愐廣韻（見卷三）又書中單引廣韻者凡十一條希麟之書成於遼聖宗統和五年丁亥前於宋大中祥符重修廣韻時凡二十年是凡單云廣韻者亦指孫愐

書而唐僧慧琳一切經音義十八引廣切韻一條在此殘卷中蓋孫愐之書本因法言切韻而廣之故一名廣切韻略之又稱廣韻元王惲玉堂嘉話紀所見南宋內府書畫有吳彩鸞龍鱗楷韻後有柳誠懸跋亦云吳彩鸞一夕書廣韻一部是孫愐之書唐時稱名固不盡同然謂孫愐之書唐韻以外別有他名則可謂唐韻非孫愐書則固不可也韻書為唐時詩賦所需當時迻寫者當不下數萬部故不獨書名互異即各本卷帙詳略亦不盡同如魏鶴山所藏唐韻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下平不分當是四卷本而此本與唐宋史志所著錄者則皆五卷鶴山本部敘中各韻皆注清濁而此本無之廣韻注中紀姓氏者皆孫愐舊文極為詳核此本則多刪節又他書所引唐韻及孫愐切韻亦與此本頗有異同蓋傳寫既多寫者往往以意自為增損固其所也此本亦當時傳寫者之一故譌奪

往往而有然唐韻規摹已具於是又天壤閒僅此孤本故竭數月之力為之校讎以廣韻及他書所引唐韻勘其字以大徐說文所用孫愐反切校其音成校勘記二卷復集他書所引唐韻此本所闕者為佚文一卷與原本並行世之治韻學者或有樂於是歟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自序

汲冢竹書紀年佚於兩宋之際今本二卷乃後人蒐輯復雜采史記通鑑外紀路史諸書成之非汲冢原書然以世無別本故三百年來學人治之甚勤而臨海洪氏頤煊棲霞郝氏懿行閩縣林氏春溥三校本尤為雅馴最後嘉定朱氏右曾復專輯古書所引紀年為汲冢紀年存真二卷顧其書傳世頗希余前在上虞羅氏大雲書庫假讀之獨犁然有當於心丁巳二月余既作殷先公先王考畢思治此書乃取今本紀年一一條其出處

注於書眉既又假得朱氏輯本病其尚未詳備又所出諸書異同亦未盡列至其去取亦不能無得失乃取朱書為本而以余所校注者補正之凡增刪改正若干事至於余讀此書有所考證當別為札記將繼是而寫定焉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自序

昔元和惠定宇徵君作古文尚書考始取偽古文尚書之事實文句一一疏其所出而梅書之偽益明仁和孫頤谷侍御復用其法作孔子家語疏證吾鄉陳仲魚孝廉序之曰是猶捕盜者之獲得真贓誠哉是言也余治竹書紀年既成古本輯校一卷復怪今本紀年為後人蒐輯其跡甚著乃近三百年學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過半乃復用惠孫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載殆無一不襲他書其不見他書者不過百分之一又率空洞無事實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

古今雜陳矛盾斯起旣有違異乃生調停紛糾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實旣具他書則此書爲無用年日又多杜撰則其說爲無徵無用無徵則廢此書可又此疏證者亦不作可也然余懼後世復有陳逢衡輩爲是紛紛也故理而寫之俾與古本輯校並行焉丁巳孟夏

流沙墜簡考釋補正自序

甲寅之春與羅叔言參事共考釋敦煌及羅布淖爾北古城尼雅古城所出木簡閱兩月而成雖粗有發明而違失漏略時所不免旣於考釋後序及烽燧表中時一正之二年以來瀏覽所及足以補苴前說者輒記於書眉共得數十事寫而出之以質世之讀是書者丙辰二月

曲錄自序

余作詞錄竟因思古人所作戲曲何慮萬本而傳世者寥寥正

史藝文志及四庫全書提要於戲曲一門旣未著錄海內藏書家亦罕有蒐羅者其傳世總集除臧懋循之元曲選毛晉之六十種曲外若古名家雜劇等今日皆絕不可覩餘亦僅寄之伶人之手且頗遭改竄以就其脣吻今崑曲且廢則此區區之寄於伶人之手者恐亦不可問矣明李中麓作張小山小令序謂明初諸王之國必以雜劇千七百本資遣之今元曲目之載於元曲選首卷及程明善嘯餘譜者僅五百餘本則其散失不自今日始矣繼此作曲目者有焦循之曲攷黃文暘之曲目無名氏之傳奇彙攷等焦氏叢書中未刻曲攷曲目則儀徵李斗載之揚州畫舫錄傳奇彙攷僅有舊鈔殘本惟黃氏之書稍爲完具其所見之曲通雜劇傳奇彙攷共一千零十三種復益以曲攷所有而黃氏未見者六十八種余乃參攷諸書並各種曲譜及藏書家目錄共得二千二百二十本視黃氏之目增逾一倍

又就曲家姓名可攷者攷之可補者補之粗為排比成書二卷黃氏所見之書今日存者恐不及十之三四何況百種外之元曲曲譜中之原本豈可問哉豈可問哉則茲錄之作又烏可以已也光緒戊申八月

又

戲曲之興由來遠矣宣和之末始見萌芽乾淳以還漸多纂述泗水潛夫紀武林之雜劇南村野叟錄金人之院本醜齋點鬼丹邱正音著錄斯開蒐羅尤盛上自洪武諸王就國之裝（見李開先張小山小令跋）下訖天崇私家插架之軸則有若章邱之李（列朝詩集李開先小傳）臨川之湯（姚士粦見只編卷中）黃州之劉（靜志居詩話卷十五臧懋循條下）山陰之淡生（同上卷十六祁承㸁條下）海虞之述古（錢曾也是園書目）富者千餘次亦百數然中麓諸家未傳目錄也是一編僅窺崖略存什一於千百或有錄而無書曁乎國朝亦有撰著然傳奇彙攷之作僅見殘鈔廣陵進御之書惟存總目放失之厄

斯為甚矣鄙薄之原抑有由焉粤自貿絲抱布開敘事之端織素裁衣肇代言之體追原戲曲之作實亦古詩之流所以窮品性之纖微極遭遇之變化激蕩物態抉發人心舒軫哀樂之餘摹寫聲容之末婉轉附物惆悵切情雖雅頌之博徒亦滑稽之魁桀惟語取易解不以鄙俗為嫌事貴翻空不以謬悠為諱庸人樂於染指壯夫薄而不為遂使陋巷言懷人人青紫香閨寄怨字字桑間抗志極於利祿美談止於蘭芍意匠同於千手性格歧於一人豈託體之不尊抑作者之自弃也然而明昌一編盡金源之文獻吳興百種抗皇元之風雅百年之風會成焉三朝之人文繫焉況乎第其卷帙軼兩宋之詩餘論其體裁開有明之制義考古者徵其事論世者觀其心游藝者玩其辭知音者辨其律此則石渠存目不廢雍熙洙泗刪詩猶存鄭衛者矣國維雅好聲詩粗諳流別痛往籍之日喪懼來者之無徵是用

博稽故簡撰為總目存佚未見未敢頌言時代姓名粗具條理為書六卷為目三千有奇非徒為考鏡之資亦欲作搜討之助補三朝之志所不敢言成一家之書請俟異日宣統改元夏

宋元戲曲考自序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獨元人之曲為時既近託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於錄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為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即有一二學子以餘力及此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遂使一代文獻鬱堙沈晦者且數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為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後人所不能髣髴也輒思究其淵源明其變化之跡以為非求諸唐宋遼金之文學弗能得也乃成曲錄六卷戲曲

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優語錄二卷古劇脚色考一卷曲調源流表一卷從事既久續有所得頗覺昔人之說與自己之書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記與心所領會者亦日有增益壬子歲莫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寫為此書凡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說明亦大抵余之所創獲也世之為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於此學者亦以此書為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為此學故也寫定有日輒記其緣起其有匡正補益則俟諸異日云

靜安文集自序

余之研究哲學始於辛壬之間癸卯春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讀幾半而輟嗣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其所尤愜心者則在叔本華之知識論汗德之說得因之以上窺然

於其人生哲學觀其觀察之精銳與議論之犀利亦未嘗不心怡神釋也後漸覺其有矛盾之處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於第四章内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于其主觀的氣質而無關于客觀的知識此意于叔本華及尼采一文中始暢發之今歲之春復返而讀汗德之書嗣今以後將以數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進取前說而讀之亦一快也故并諸雜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間思想上之陳跡云爾光緒三十一年秋八月

郭春榆宮保七十壽序

國朝故事官制有國史院領以大學士後罷内三院仍設館於禁城内置總裁纂修協修諸官以詞臣兼之其書體例如古正史通列朝為一書國祚無疆斯國史亦與之為無疆故自設官以訖宣統辛亥二百六十有七年惟十朝本紀草稿完具列傳

一類除內外官二品以上及特旨宣付臣僚奏請立傳外未嘗
博採表志二類亦僅具梗槩蓋未有成書也惟列聖嗣服之初
每詔儒臣修先皇帝實錄其選任較精責成較專程限較嚴議
敘較優故成書亦較完且速今日得詳我列祖列宗之聖德神
功及三百年來之事迹者惟實錄而已洪惟我德宗景皇帝臨
御天下三十有四年仁孝恭儉之德勤政愛民之心洽於四海
又值中外大通事變蠭起因革損益經緯萬端而盛德鴻業未
有記注宣統元年六月皇帝始命臣工恭纂實錄三年而遘辛
亥之變屬稿纔得十一二壬子四月復奉詔纂修時總裁官為
長白世文端公續吳縣陸文端公潤庠而今太傅閩縣陳侍郎
寶琛今宮保侯官郭侍郎曾炘宗室寶侍郎熙副之提調則裕
參議隆李侍講經畬總纂則錢侍讀駿祥熊侍讀方燧藍編修
鈺總校則程侍講棫林朱編修汝珍纂修則袁侍講勵準吳撰

文懷清王編修大鈞金編修兆豐歐侍御家廉温侍御肅何編
修國澧張檢討書雲章檢討書浸史編修寶安李編修湛田黎編
修湛枝吴編修德鎮胡編修駿龔編修元凱鄭編修家溎草創
於壬子之夏訖事於辛酉之冬計十年而書成凡五百九十七
卷其正本既尊藏於皇史宬副本之恭儲於乾清宮者亦期於
甲子年繕竣而德宗景皇帝聖訓一百四十五卷國史德宗本
紀一百三十七卷亦次第蕆事先是己酉開館總裁官副總裁
官共十許人纂修官四十人至壬子重修正副總裁僅五人纂
修二十一人逮辛酉書成總裁官與於經進之列者惟陳太傅
及郭寶二宮保而陳太傅寶宮保均以辛亥入館惟郭宮保自
己酉開館己任副總裁始終秉筆者宮保一人而已宮保在承
平時歷官與禮曹相終始由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洊躋至左侍
郎禮部廢又權掌典禮院故最練於當代之典制又直樞垣久

光緒一朝之事鉅細源委聞見最切卒能勒成巨典光我聖清藏之金匱副在宣室功莫盛焉昔有宋南渡徽欽二宗未有實録高宗下詔纂修徽録成於紹興二十八年欽録成於孝宗乾道四年緜歷三紀始有成書頃者恭纂德宗實録事頗與宋南渡相類而具稿不過十稔雖纂修諸臣之克共厥職抑亦總其事者忠勤之效也皇帝嘉修書之勤授郭公太子少保旋晉太子太保歲時錫賚與直內廷諸臣等宮保亦夷險一節數十年如一日也自壬癸以後朝廷既謝政事每元正聖節舊臣趨朝行禮者可屈指計獨宮保十餘年來每朝會未嘗不在列三時賞賚未嘗不親拜賜也甲子八月二十二日為宮保七十生辰上賜御筆書畫及採段等物以榮之內廷同直諸人亦謀所以壽宮保者而屬國維綴其辭國維識宮保晚無以揚搉盛德第祖述宮保載筆之勤已足見其心事之純白精神之强固自茲

以往將八十九十以至於期頤永承恩澤國維亦得弭筆以從諸老之後效張老之善頌抒吉甫之清風宫保聞是言其莞爾而釂一觴乎

誥封中憲大夫海甯陳君暨妻鄒太淑人合葬墓誌銘

君諱鎬字子洛浙江海甯州人其先當宋南渡初自汴遷於杭世以醫名歷廿七世以至於君祖田父寶華生父寶榮並有潛德君幼傳家學性尤孝友弱冠逢寇亂兄鉉奉生母挈妻妹避亂赴衢州君率妻妹奉嗣母避於近鄉君遇賊被掠未幾脫歸則母妹皆已赴水死惟妻獨存乃求母妹骸骨槀葬之即別妻子徒步走衢州覓生母及兄妹時粵寇未平浙東西諸縣殘破甚君間關千里至衢屬之龍游山深林密求母兄問不可得日痛哭山野間一日遇一村叟詢知為陳氏子導至家出扇一印章一示之則兄名字具在且令其子婦出拜則固母婢也因告

以前年有陳氏母子二人主其家不幸均以疫亡指厝棺所示之君哀慟幾絶乃負骨歸龍游人無不稱陳孝子君既歸葬母兄於所居長安鎮時大亂初定旋移居石門之洲錢鎮仍以醫自給君術既精遇貧病者輒施醫藥所全活甚衆性尤嗜書手不釋卷讀書臨證所得輒筆記之晚年病目則令子守訓筆錄積稿至尺許旋因子守謙官江西石城縣知縣又調大庾迎君就養會南贛匪警有勸君暫避者君弗從令守謙督兵出城防勦而身居署暘暘如平常事畢始歸里以子守謙官覃恩 封中憲大夫宣統元年七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三配鄒氏誥封太淑人後君十一年卒年八十有ㄙ子守訓候選州同出為兄後守謙候選知府江西石城縣知縣女三人孫二人孫女三人守謙將以甲子ㄙ月葬君於長安鎮ㄙㄙ之原屬其友王國維銘其墓銘曰

昔稱純孝黄子向堅萬里尋親十年生還歷載三百丹青煥然懿封君之篤行知前修之匪艱道崎嶇於喪亂身契苦於儉難空山闃其少人枯骨嘿其無言卒徵信於筳印反千里之三棺銘潛德於幽壤庶萬代而不刊

張母桂太夫人真贊 壬戌四月

洪範九疇五星極日逌好德錫之福吾黨張仲最孝友有母八旬仁者壽壽富康寧五福偕之蘭玉樹羅庭階應身解化亦偶然歸處應是兜率天

定居京都奉答鈴山豹軒枉贈之作並柬君山湖南君撝諸君子 辛亥

海外雄都領百城周家洛邑宋西京龍門伊闕爭奇秀昭德春明有典刑閭里尚存唐舊俗橋門仍習漢遺經故人不乏朝衡在四海相看竟弟兄

莽莽神州入戰圖中原文獻問何如苦思十載窺三館且喜扁舟尚五車烈火幸逃將盡刼神山況有未焚書他年第一難忘事祕閣西頭是敝廬

平生卬絜意相關此日塵勞暫得閒近市一廛仍遠俗登樓四面許看山書聲只在淙潺裏病骨全蘇紫翠間賃廡傭書吾輩事北窓聊為一開顔

三山西去陣雲稠虎據龍爭訖未休邂逅喜來君子國登臨還望帝王州市朝言論雜三足今古興亡貉一邱猶有故園松菊在可能無賦仲宣樓

題沈乙庵方伯所藏趙千里雲麓早行圖丙辰

華原石法河陽樹都入王孫盤薄中千載只傳金碧畫誰知衣鉢是南宗

同時劉李并精能馬夏終嫌筆有稜一種高華嚴冷意百年嫡

嗣在吳興

殘縑風雪凌競處幾度高齋拂拭看至竟裝潢無聖手却將明麗變荒寒（重裝洗滌古意稍失先生甚為惋惜）

題徐積餘觀察隨庵勘書圖（丁巳季冬）

漫乙盧黃甲戴錢北江戲語費衡銓世間儘有洪崖骨不遇金丹不得仙

朝訪殘碑夕勘書君家故事有新圖衣冠全盛江南日儒吏風流總不如

前有隨軒後隨庵二徐焜燿天東南海濱投老得至樂石墨琅書共一龕

姚子梁觀察母濮太夫人九十壽詩（戊午）

班家才學左家齊白髮委佗稱副笄尹吉西都君子女蘋蘩南國大夫妻栽桑海畔都成實蘊玉川流不受泥說與慈顏應一

笑金堂石室在河西

麻姑原是地行仙東過蓬萊閱海田椽飾母猶司服舊斑衣兒況老萊年相看人瑞非今世要見河清詑後賢我媿奚斯能頌魯十年佇賦閟宫篇

題某君竹刻小象

鑄金象范蠡買絲繡平原圖形甘泉宫刻石孝堂山於事豈不偉適性非所便江南有君子人在夷惠閒愛畫兼愛竹孤情與雲閒自貌巖壑姿鐫之青琅玕畫理得簡易竹性同貞堅朗朗浮玉山娟娟下若川高風寄簡畢永與金石傳

題況蕙風太守北齊无量佛造象畫卷

湖海聲名四十年詞人老去例逃禪憑君持此歸何處石榻茶煙一惘然

不思議光無量佛人天何處有虧成蟪蛄十里違山耳不聽頻

題劉翰怡小象 己未

早歲除書識姓名中間述作走寰瀛相逢海上驚年少亟語尊前覺道宏汲古不嫌孤閣迥賦詩還奪玉山清隱湖盛業千秋在不數前朝顧阿瑛

題族祖母蔣夫人畫蘭 庚申

鶗鴂先鳴草不春天教翠墨與精神且將東海栽桑手來作幽花寫照人新坂校知鄰小築管公樓儻夢前身白頭二老婆娑處可許吳興拜路塵

高欣木舍人得明季汪然明所刊柳如是尺牘二十一通幷己卯湖上草為題三絕句

羊公謝傳衣冠有道廣性峻風塵稀織郎名字吾能憶合是揚州王草衣 尺牘廿五云承諭未悉備見剴切於道廣性峻所志各偏久以此事推織郎行自愧也織郎疑即王修微字修微一號草衣道人廣陵人後歸許霞城給事

華亭非無桑下戀海虞初有蠟屐蹤汪倫老去風情在出處商量最惱公（艸中贈陸處士詩有我是華亭舊時客句顧云美河東君傳云君初適雲間孝廉為妾故有華亭舊客之句又君初訪半野堂在庚辰之冬尺牘中第三十第三十一皆及之）

幅巾道服自權奇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兒太唐突薊門朝士幾鬚眉（顧云美纂河東君初訪半野堂小象作男子服此尺牘與汪然明者皆自稱曰弟）

題漢人草隸甎

草隸三行文廿四誰將令適作書材全章六十二言在如見敦煌筆札來（敦煌所出漢人手書木簡有急就篇百餘字惟首章獨全）

不數非種生我土要使良苗得藉根蔡葵勝之書總逸農家言向紡專存

漢人草隸急就稀稌二專其一藏吾邑鄒景叔大令家其一不知藏誰氏雪堂以拓本見遺裝成漫題二絶句時辛酉季冬醉司命日嚴寒永觀堂炙硯書

梁溪高仲均兄弟以其先德古愚先生事實屬題為書一

絕 壬戌

學成名母今比之方識高家兄弟賢珍重東林舊家世惠山長有在山泉

題西泠印社圖

踏弩飛雲事事新行都社事記紛綸如今百技都銷歇管領湖山屬印人

把臂龍泓共入林缶翁圖象寫倭金何由更復吾邱魄湖水西泠深復深

題御筆雙鸜鵒 癸亥

百種能言數穴禽朅來枝上語秋深一從栖息丹山後學得軒臺鸞鳳音

題紹越千太保先德夢跡圖

富平八公子遂星槎蘭省仙郎走傳車盡歷緣邊知阨塞更便劇

郡理紛拏時清右輔多殊政事去東京感夢華好作雪鴻圖記看未容佳話擅東家

萬石温温父子同牧邱最小作三公補天事業崎嶇後憂國情懷鬢髮中恩澤一門今自厚承平百態昔偏豐披圖漫作華胥感會見扶陽繼祖風

題御筆牡丹

大鈞造物無時節畫出姚黄歷歲寒不數城南崇效寺一年一度倚闌看

摩羅西域競時妝東海櫻花侈國香閱盡大千春世界牡丹終古是花王

欲步元輿賦牡丹品題國色本來難衆僊舞罷霓裳曲倦倚東風白玉闌

唐人競買洛城闉籬護泥封得幾旬一自天工施點染畫堂長

作四時春

扶踈碧蔭護瓊姿不怕風狂雨妬時俗謗總歸天冶鑄牡丹多仗葉扶持

紅梅未吐蠟梅陳數朶瓊雲點染新天與人間真富貴來迎甲子歲朝春

俯者如思仰者悅古人體物有餘工不須更誦元輿賦盡在丹青造化中

天香國色世無倫富貴前人品未真欲識和平豐樂意玉階看取此花身

履端瑞雪兆豐年甲子貞餘又起元天上偶然閒涉筆都將康樂付垓埏

題御筆花卉四幅

妙絕葩經一字穠懸知體物古來工倚天照海春無限盡在丹

青造化中碧桃

萬種穠華著意開紛紛桃李盡輿臺俯思仰悅饒姿態總被層霄雨露來牡丹

葉密花繁意不勝諸天纓絡掛層層可知青李來禽種未抵天南日給藤藤蘿

小山叢桂東籬菊更寫幽花著海棠天上原無秋氣感橫汾詞的似宣房桂菊海棠

南書房太監朱義方索題所藏陳子礪學使內直時畫册東莞五忠書甫就南州一老鬢成絲干戈滿眼江湖迥應憶揮毫發殿時

題鎮海李太夫人八徽圖甲子

雞鳴趨寢門左箴左線纊我誦寐叟詩婦智敬無曠侍櫛箴級

滅燭見奇謀墜樓奮壯節中有古兵機實虛虛者實急智靖變

從像全宗祐與姑出險巇下堂須保傳笑殺宋共姬遇火登暇
門前揭竿徒半飽君家粟報怨竟以德為善日不足振廩捍侮
善交存久敬大孝在永慕二年藥鑪間夫子知吾素病榻服勞
一朝賣作奴終身為非民偉哉李太君獨拯五百人手援衆溺
麻姑向東海手種萬樹桑冠帶徧一郡童童浹浦旁創學惠鄉
上有紫竹林下有蛟鼉窟波濤萬艨艟稽首定光佛然燈照海

為馬叔平題三體石經墨本乙丑

千載何人知拓墨二經全帙溯蕭梁開元零落十三紙皇祐叢殘百數行隸續所錄宋皇祐間洛陽蘇望刻石予以行款求之得一百十二行實止八百一十九字豈謂風流仍正始直將眼福傲歐黃尚餘君奭篇題在梅本淵源待細商

袁中舟侍講五十生日壽詩丙寅

螭首簪豪迹已陳虎門端委事猶新瓊樓已自歸無地寒谷那知歲有春不分道銷同甲戌且留身在奉君親酒闌慨作承平

看雲漢昭回在北極

題瀓山檢書圖

曙邨畫得南樓意醇士圖隨碧血亡若論風流略名位秀州何必遜錢唐

作記同時邵與錢庚申重跋倍凄然三家子弟都無恙回首滄桑七十年

題鄧頑白梅石居小象

瀟洒衣冠全盛日聯翩題詠中興時萬方鼓角窮冬夜剪燭披圖有所思